

2002

中国年度最佳

诗
歌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2002

中国年度最佳诗歌

中国作家协会《诗刊》选编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如来八塔与十二美少女	阿 信 (1)
当哥哥有了外遇	阿 毛 (3)
挖土机	艾 龙 (6)
今 夜	柏明文 (8)
南 方	柏明文 (10)
荒谷瀑布	蔡其矫 (12)
我从容走过夜晚	查 干 (14)
她	陈染君 (16)
一只狗就像一只猫	陈傻子 (18)
你可知道烧洗澡水的人是谁?	陈傻子 (20)
菊花头	陈 源 (22)
兴隆车站	大 解 (24)
燕 山	大 解 (26)
写给一座城	大 卫 (28)
早 晨	代 薇 (31)
美是接近美的方式	代 薇 (32)

- 杜拉是谁 丁 燕 (33)
- 流 逝 杜 涯 (35)
- 遗忘之词 杜 涯 (37)
- 去年秋天在山东乡下 朵 渔 (40)
- 橘子红了 匪君子 (42)
- 故 乡 风 子 (44)
- 晨 风 子 (45)
- 阳台明亮 扶 桑 (47)
- 兄弟来信 傅 云 (49)
- 林间的光线 傅 云 (50)
- 村 庄 耿国彪 (52)
- 秋 天 耿国彪 (54)
- 一根羽毛 耿 翔 (56)
- 地方读物:《米》 耿 翔 (58)
- 老 虎 韩高琦 (60)
- 乡村雨夜 韩浩月 (63)
- 初 夏 韩文戈 (65)
- 我不知道风该往哪里吹 韩文戈 (67)
- 泥土里饮醉 黑 陶 (69)
- 月·银纸 黑 陶 (70)
- 春天的拖拉机 黑 枣 (72)
- 我爱角美 黑 枣 (73)
- 巨 匠 洪 烛 (74)
- 灰烬之歌 洪 烛 (76)
- 密闭的花园 胡 澄 (78)
- 老街的伤感之歌 黄金明 (80)
- 音乐重新升起 黄金明 (82)

- 入 秋 江 非 (84)
- 鹰 江 非 (85)
- 玻璃终于碎了 江一郎 (87)
- 运草车 江一郎 (89)
- 泡棋摊的人们 蒋 林 (91)
- 剃头匠小毛师傅 蒋 林 (92)
- 今晚有一趟列车将开走 蒋三立 (94)
- 旧衣衫 蒋三立 (96)
- 一堆篝火 靳晓静 (98)
- 一个农场主的周日 匡 满 (100)
- 秋天来了 老 刀 (102)
- 看 赌 老 刀 (104)
- 彗 光 老 乡 (105)
- 祁连山外 老 乡 (106)
- 小时的衣服 李 瑛 (108)
- 又闻布谷 李 瑛 (111)
- 回 家 李 南 (113)
- 漂 泊 李 南 (114)
- 想起家乡 李拜天 (116)
- 蜜 蜂 李拜天 (118)
- 在山坡的向日葵地里 李德武 (119)
- 我选择一条你们不赞同的路 李德武 (120)
- 铁炉子 李寂荡 (121)
- 伤 榫 李轻松 (123)
- 铁这位老朋友 李轻松 (125)
- 爱上打铁这门手艺 李轻松 (128)
- 夹店铺 梁积林 (130)

月 亮	刘 川 (131)
黑 羊	刘 川 (133)
流 星	刘汉通 (135)
独 白	柳 沅 (137)
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	卢卫平 (139)
半小时	卢卫平 (141)
该回乡下看看母亲了	鲁文咏 (143)
一分钟	路 也 (145)
秋雨访太白山	马淑琴 (147)
薇 薇	马永波 (149)
老水壶	马知遥 (151)
春天, 我决定	明 霞 (152)
最后一颗苹果	牧 野 (154)
梦 见	娜 夜 (156)
相 聚	娜 夜 (158)
谎 花	南 子 (160)
用咸鱼纪念生活	庞余亮 (162)
有一片海是不能看的	曲有源 (163)
生活方式之一种	荣 荣 (164)
与儿子一起等待天明	荣 荣 (165)
岁月的跫音	(台湾) 蓉 子 (167)
我想起, 但我无法说出	三 子 (169)
满月下的泪水	三 子 (170)
学 会	哨 兵 (171)
昆明小街	沈浩波 (173)
给 予	沈娟蕾 (176)
暮 色	沈娟蕾 (179)

- 归 来 沈 苇 (181)
- 甜蜜的灰暗 盛 慧 (183)
- 极目远眺：豫北平原 石破天 (184)
- 七月的雨水 石破天 (186)
- 极端的秋天 树 才 (188)
- 暴风雪之夜 宋志刚 (190)
- 夜半胡琴 苏 敏 (192)
- 灾年纪事 苏 敏 (194)
- 六十年代的自行车 孙文波 (195)
- 鸭舌帽 孙文波 (196)
- 十二月十四济南遇雪 孙学林 (198)
- 一个机器坏了 谭延桐 (200)
- 总有一种生活让我们心如止水 天 骄 (202)
- 鲜花有暴力 天 骄 (204)
- 我们暂住在地球上 天 乐 (206)
- 总会有人欣赏我 天 乐 (208)
- 村里的事 天 乐 (210)
- 黄河黄 田 禾 (212)
- 看 戏 田 禾 (214)
- 反复写到了春天 田 人 (216)
- 梅 城 王昌忠 (218)
- 雨 景 王大方 (220)
- 异乡人之死 王夫刚 (222)
- 河沿两边的树 王太文 (224)
- 河南以南 温 青 (225)
- 难开的灯 巫 昂 (226)
- 海子在昌平 徐 鲁 (227)

- 北京的春夜 徐 鲁 (230)
- 后花园点灯 徐 伟 (232)
- 我一直想穿过这条马路 轩辕轼轲 (234)
- 祁连山上的雪 雪 潇 (235)
- 大漠击石 雪 潇 (237)
- 九眼泉 雪 潇 (238)
- 成 都 哑 石 (239)
- 二月的阳光 鄢家发 (241)
- 六合豆浆 鄢家发 (243)
- 城市猎手 鄢家发 (245)
- 站错了站牌 严冬 (247)
- 盐 严 冬 (249)
- 纳木湖 阳 飏 (251)
- 狼 阳 飏 (252)
- 小小村庄 阳 飏 (254)
- 月之华 (台湾) 杨 平 (255)
- 青 州 杨如雪 (257)
- 我就是人们常骂的 杨如雪 (259)
- 早晨的投影 杨森君 (261)
- 午后的镜子 杨森君 (262)
- 波音 737 纪事 杨晓民 (263)
- 玉龙雪山 杨晓民 (265)
- 患直肠癌的祖父 杨 邪 (266)
- 失踪的林地 杨子云 (269)
- 之间 叶延滨 (271)
- 一个人在城外 叶延滨 (273)
- 痛 苦 叶延滨 (275)

瓯江之夜	叶玉琳 (277)
老虎, 或曰凶猛的词语	亦 来 (279)
树的儿女	殷龙龙 (281)
危险的细节	于耀江 (283)
接下来就是雨夜	于耀江 (285)
一块石头	张洪波 (287)
越南的田鼠	张洪波 (289)
我看见一位蓄发的艺术家	张 杰 (292)
春天的巢穴	张曙光 (294)
插 图	张曙光 (296)
祭	张新泉 (298)
空镜子	赵昌平 (302)
标点符号	赵丽华 (304)
仅仅过了十年, 一切便物是人非	赵素波 (306)
西河村一名丧父的少年	赵素波 (308)
如 果	周 鸣 (310)
边 城	朱增泉 (311)
时光流转	子 川 (313)
夏日里, 穿过一片树林	子 川 (315)

编者的话

这几年，年度诗选的出版成了诗歌出版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有几种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版本，几乎在同时推出，并且都有较好的销售量。不同版本的年选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坛的现实格局与多样化，这一点也证明诗歌的整体形态较之前几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经调查，到目前为止，我们编选的《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是发行量最大的。这说明我们的编选内容及编选方式得到了读者的肯定。

今年，我们依旧本着以往的原则，在普遍阅读全国多种文学期刊的基础上，选取其中的优秀作品，尤其对新人新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对近几年比较活跃的，办得较好的社团期刊也适当进行了筛选，使2002年这个选本更能展示诗坛的趋向，更有新意。

在全国多种期刊中，我们坚持全面选择，择优录用，关注青年与新人的编选方式，全面把握本年度诗歌整体状态，努力向读者呈现出一部客观而有参考价值的好选本。

当然，这本诗选叫做“最佳诗歌”，并不意味着每一首诗

都会被公认为最佳；同时也因为视野所及和篇幅所限，没有入选的诗歌中还会有值得收选的佳作。对于本诗选的不足，欢迎各界朋友的批评。

诗刊社

2002 年 12 月

如来八塔与十二美少女

阿 信

如来八塔：
湟中塔尔寺的标志性建筑。
八枚宗教的响尾蛇导弹，
静静指向蓝天。

我是远道而来的俗客，专门看它
在大地上简单排列的美。
而不必知道，在一个僧人眼中
它们会有多么不同。

静静的白塔。
静静的正午。如果加上
缭绕的柏烟，远处的青海湖，
我知道我已经不虚此行。

但十二美少女出现——

秋水红唇，白裙绝尘

——像十二个飞天

环绕如来八塔。

——这十二个

拍片之余在此歇足的

青海艺校舞蹈大班的少女，她们

不知道

正是她们的无心，

与如来八塔庄穆的美一起

造就了一个俗人

内心最初的宗教。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上半月刊）

当哥哥有了外遇

阿 毛

绝不是绯闻
但的确是灾难
当哥哥有了外遇

谁都不会想到
他会在亲戚朋友中扔进一颗炸弹
以前他老老实实
爱妻怜子
在亲戚朋友中有口皆碑

谁会想到他
会为一个比他小了十五岁的女孩子
丢了工作
妻子和十七岁的儿子

在家里他成为一个

被极力挽留的躯壳
在亲人中他成为一个流言
他不回头了

他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
没有亲情、没有手足
没有道德和秩序
他完了
他让爱这把火烧过了头
烧到他自己的身上
他妻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上
母亲的身上
和兄弟姐妹的身上

嫂子的头疼又犯了
侄子的自闭症更厉害了
母亲的血压升高了
亲人的脾气给惹恼了

我在小说里写过很多
外遇的烦恼
但别人的外遇
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
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
我早已不用笔去杀它

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
吼着，去死吧，你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严重到成为一个灾难
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
只想当一个杀手

（原载《诗歌月刊》2002 年第 3 期）

挖 土 机

艾 龙

和时光作对的永远是挖土机

挖土机，伸出长长的铁臂，指甲粗钝
它试了试，一下，两下，然后深深地嵌进去
像一只野兽与另一只野兽温存
挖土机，像土壤的表层现出裂缝

马达欢腾，因为和时光作对的永远是挖土机

挖土机，饥渴的铁，要以土壤为食
路一段段嚼碎，残渣轰然间掷进运货车
挖土机，把广场上整片的足迹扬起
那沉睡已久的死者的骨片
也散落在新近的土层上，被运货车拉走

因此和时光作对的，不是我们，是挖土机

土壤中暗含的荷尔蒙与女人的芳馨
不断刺激着挖土机铁的中枢
土壤中流淌着男人与女人亲吻时的蜜
每深入一尺，马达都叫得更为欢腾

它就这样饕餮着时光的芬芳，由此上溯至一座遗址
挖土机，不以诗篇，而仅以颠覆的名义

（原载《文学港》2002 年第 6 期）

今 夜

柏明文

今夜 撩开门帘
让陌生人进来 他会带着
冰雹和酒 一起涌入
把平静的屋宇掀得片瓦不留

今夜 让我平静地看着他
让这种平静深入他的身体
使他想起 在前生的路口
曾经等了很久的那个人

今夜 让我与他同行
一起分享远行的秘密
什么也别谈 我要轻轻地跟着他
让一切阴影随风而去

今夜 让我听见微小的声音

从他的怀中涌动 那些
朴素的愿望开始萌发
像是一根松针突然被风攥住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南 方

柏明文

我将如何进入秋天
在这个城市的尽头，我听到南方的雨水
一次比一次更寒凉
那是来自异地的雨水

我将如何凝聚你的寒凉
它紧紧地抵在我胸口
即使穿再多的衣服
也不能驱赶来自内心的痛楚

我将如何面对被爱情覆盖的南方
遍宇残骸 被激情烧过的记忆
依然站在原处 只是我已不再年少
却为何总爱在黑夜里挑灯凝望

我将如何为你送行

说过的话还留在空气里 你就要返回南方
即使到了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刻
那些被雨淋湿的记忆也仍在闪烁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荒谷瀑布

蔡其矫

悲伤的石壁
迸射泪珠在雨后
古老土地怒张皤然须发
青春年华展开哀怨百褶裙
只听见落木萧萧
回音沉沉！

林木早已消失
遍山找不到绿荫
眼睫毛倾泻的涟涟水滴
不会是无端弹拨竖琴
长年叮当乱响
有谁倾听？

童山秃岭之间
忧愁的发光体悬挂天心

被击碎的灵魂在黑岩石上
散发为飞舞的水晶
扬起闪光的尘埃
和落叶的叹息声

乱纷纷星河银座
阵飞起疯狂的鸽群
没有众多生命的衬托
再高，再阔也是单调寂寞
苍凉的深长回味
美总是悲哀的

银河的光明姐妹
眼睛沾满梦的露水
生命不断受伤又不断复苏
新的日月总有新的觉醒
漫天的云为你在萧索中
洒下这点点碎冰

（原载《人民文学》2002年第5期）

我从容走过夜晚

查 干

我从容走过夜晚
左手一篮质疑
右手一罐月光
所有的窗子都有
探头探脑的梦呓
而搅夜的鼾声
换来一阵阵
嗔怪

我从容走过夜晚
左眼识别掠去的青丝
右眼认定飞来的白发
所有的钟声无不大惊小怪
生命滞留一秒又一秒
而此时 酒壶却空了
从容不再

我无力走尽
夜晚

（原载《星星》2002 年第 6 期）

她

陈染君

她缩在我们土弯后山脚哭的时候
像一只幼小的刺猬
谁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谁也不敢惹

二伯却把她带回了家
那时候天已漆黑
那时候二伯家穷
穷得只剩几个打补丁的壮小伙
二伯说，多一个人
也就多只碗

后来，生产队会计的账簿上
多了一个名字
二伯家才有了一个儿媳

这些事都是我小时听说的
那年回家我碰到她
笑盈盈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
听说她女儿也要出嫁了
我就想，善良的乡村啊
这就是你所走的路

（原载《诗刊》2002年6月号下半月刊）

一只狗就像一只猫

陈傻子

这只狗就是一只狗
你不能叫它猫

它现在再也不会叫了
看见生人来就缩到门后
它刚领来时不是这个样子
生人上楼它就又扑又叫
那时它确实是只狗

后来
邻居对它憎恨又恐怖
主人也责怪它吵得睡不好觉
常常用棍子打它
然后拍拍它的脑袋：
你看你看
你一叫我爸就被你吵醒了

他要把你扔到楼下去

这只狗不知是被打怕了
还是学乖了
慢慢地它就叫得少了
最后干脆不叫了

现在无论是熟人生人上楼下楼
它只是抬头看一看
一点火气也没了
它只有狗的形状
却没了狗的性格

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它了
主人夸它通人性
邻居拍拍它的脑袋
它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
啃骨头的时候是只狗
趴在主人膝盖上是只猫

（原载《诗刊》2002年3月号下半月刊）

你可知道烧洗澡水的人是谁？

陈傻子

洗了这么多年澡
你可知道烧洗澡水的人是谁吗
在这个大院里
你忙得一本正经
吃饭有食堂
洗澡有澡堂
只要拿瓶洗发水和一条毛巾就行

在一个好单位工作真是好啊
你管他开水是谁烧的呢
你管他洗澡水是谁烧的呢

有一次
澡堂突然一星期没有热水
你开始打听究竟怎么回事
人家说老张出车祸死了

你才知道原来那个爱在锅炉房门口
捧着报纸不声不响的中年汉子他姓张
你仔细回想了一下
好像从没有正眼看过他
不记得他到底长的啥模样

现在澡堂又有热水了
你可知道
烧洗澡水的人是谁吗

（原载《诗刊》2002年3月号下半月刊）

菊花头

陈 源

我的愿望 要敞开
还是倾述

在秋天 菊花沿着乡村 道路和田园
隐约地传来一阵风
风中 拉长了菊花的名字
诗 神 爱情在枝头颤动

她把头抬起
腼腆而羞怯地盯视着我

临窗的菊花离我最近
她用乳房撞了一下我的胸膛
放射的光芒和暖意
旋转 鸣叫 打乱了我的步伐

菊花头 小巧而裸露的秋天的乳房

菊花头 一片最玲珑的少女的锋芒

（原载《诗刊》2002年6月号下半月刊）

兴隆车站

大 解

火车连夜开进燕山
凌晨三点到达兴隆 这是晚秋时节
正赶上一股寒流顺着铁轨冲进车站
把行人与落叶分开
在树枝和广告牌上留下风声

凌晨三点 星星成倍增加
而旅客瞬间散尽
我北望夜空 那有着长明之火的
燕山主峰隐现在虚无之中

二十年前 我曾登临其上
那至高的峰巅之上就是天了
那太空之上 住着失踪已久的人

今宵是二十年后

火车被流星带走 夜晚陷入寂静
在空旷的站台上 我竖起衣领等待着
必有人来接我 必有一群朋友
突然出现 乐哈哈地抱住我

必有一群阴影 在凉风之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载《诗刊》2002年8月号下半月刊）

燕 山

大 解

清晨 燕山准时露出它的轮廓
凡是冒烟的沟壑里 必定住着山民
我的老家就在一条沟里
石头垒的房子 皱纹堆成的脸
看吧 起得最早的人准是个苦命的人

他赶着毛驴 或是挑着担子
老早起来干活 一直干到死
他死了 必定有人接替他
种地 吃饭 睡觉 过日子
日子没完没了
生在燕山里 你就得认命
生而为人 你就得立着 挺住
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人们来了
又走了 坟墓静静地等待着归人

人生熬到头 最终是要倒下
而燕山耸立着 它的峰巅永远指向高空
它永不屈服 不认输 不老
在这世上 它没有理由死去

我的老家就在燕山的沟壑里
青龙河边 一个小山村
我的父母至今仍以种地为业
他们从不知道燕山 也不想知道
和乡亲们一样
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

（原载《诗刊》2002年8月号下半月刊）

写给一座城

大 卫

1

从西安到延安，你必须经过
数次减速、数次刹车、数次转弯
你必须与不太高的塬
不太青的山，数次擦肩
才能把累得气喘吁吁的车子
老马一般地拴在宝塔山下

依维柯的时速最低时只有 30 公里
就这，也比春天快了许多

2

枣园的灯光，经过一扇窗进入了

我的想象——

它是一枚不大不小的邮票
那些晃动的身影
虽然如今已不再晃动
但谁又能否定他们是最辛苦的邮差——

用这枚邮票，寄走了黑夜
送来了曙光，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么远的路途
在那么嘈杂的日子里
如何敲上太阳这枚鲜红的邮戳

今夜，我借助于一盏电压很足的路灯
把影子铺在河床上
打着响鼻的出租车，从身边经过
它不会注意一个诗人正把头在如水的夜色里埋下
他的头发是另一种马鬃，他的呼吸是另一种长啸
他的头深深地埋下
他，在延河边象征主义地饮了一次马

现在，他正把影子牵在手里
像牵着某个时代的神驹留下的缰绳

那些窑洞依然存在

有的蹲在山脚
有的趴在山腰

门是旧的，床是旧的，桌子也是旧的
让我惊奇的是
我走进了那些旷世豪杰的办公地点的同时
也走进了他们的卧室

风送来了远处的汽油味和土腥味儿
这没有什么，一个诗人
只不过现场感受了一次人间气息
再过若干年
相信这些窑洞还在
山腰上的那些
无疑就成了凝望光明并且一直凝望光明的眼睛

山脚下的那些窑洞，则是一张又一张嘴巴
游人的每一次进入
都能感到整座山正是借助于它
才把一种深远而又辽阔的精神
进行了深深呼吸……

（原载《诗刊》2002年5月号上半月刊）

早 晨

代 薇

在乡间醒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阳光照射进来
像一杯刚刚挤出来的泛着泡沫的牛奶
还带着牛棚和干草的气味
睡衣的颜色
身体像镂空的花边一般单纯
正如我对你的想念
它已没有欲望
我会想念你
但我不再爱你

（原载《文学港》2002年第5期）

美是接近美的方式

代 薇

在我看来
真正的美
其中都有着一种忧伤
那是豹子在晕眩的斑纹中孤寂的忧伤
那是敏感的植物受到粗鲁的抚弄时
瑟缩的忧伤
当我流下泪来
让我深深惊恐的美
只是接近美的一种方式

（原载《文学港》2002年第5期）

杜拉是谁

丁 燕

我爱的女人在厚颜无耻地爱着酒。并幻想
在六十六岁的年头还要性。她写了一辈子，字。
写下，那些可怕的手的游移和河流的暧昧

她让自己孤立，并挑衅于更大的世界里的你们
快感如此地赤裸，毫发毕现。伤痛和眼泪。
总是忘记自己的尊严和女人的羞，她写。

那些颠覆皇帝座椅的文章是邀宠，谁让她
又矮又胖，是流着口水的老太太，旁边有扬——
疯了一样给她写信，还丢了工作丢了家地搀扶她

他们一起喝酒，又一起抵御寒冷，还一起厌倦
哦，杜拉，我爱的疯女人，杜拉。不是
男人的妻子，也不是儿子的母亲。杜拉，杜拉

只是情人——扬的情人。我的情人。女人的情人。
携带着她的行装，她的饱经风霜的容颜，她的
年龄，她的狂暴，进入写作。一个女人的全部放荡

都有了根据。这野蛮的身体，是难以复制的武器
一直都张开的大腿，杜拉说，让它昏迷不要清醒
在自卫之前要丑些，更丑些。因为我们可以去写

（原载《诗歌与人》2002 年总第 4 期）

流 逝

杜 涯

十一月，你的光明是如何一夜间来临？
那是一个风高天远的清晨
当我走出屋门，我看到你明亮的身影
出现在大地上，出现在树林边，徘徊不前

我看到叶子在飘，风在吹拂
我看到阳光在消散，天空在远去
我看到人们一脸凝重，匆匆走过
青春、欢乐、爱情、生命、夏天
从他们的脸上和身上——飘落
像地上的叶片一样被风卷起
又像薄尘一样消散

我曾经见过三月、四月和五月
青春和快乐和爱情总是一伸手就能抓住
繁花和春天和生命仿佛永不会消逝、凋谢

如今这一切已找寻不见——它们是在哪里
又是怎样从我们的身边匆匆流逝？

而十一月，你也会很快走去
带着飞鸟，卷裹着落叶
连同阳光和西风
消失在不知什么遥远的地方

只剩下上帝的眼睛在世界上
陪着我们一同哭泣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遗忘之词

杜 涯

我已遗忘了童年。
遗忘了繁花和月亮。
遗忘了初春的长风。
门前的流水。堂前的紫燕。
我遗忘了春草。
遗忘了满目的春天。
桃树。梨树。杏花凋谢的夜晚。
我遗忘了夏天。苹果树。
叶子的光亮。
我遗忘了冬天。
空阔。晴朗。亮白的风。
我也遗忘了秋天。
下午。阳光。树影。
一个庭院。一扇门窗。
一条石凳。一地落叶。
我遗忘了白杨。棕榈树。

遗忘了树林。晴空下的喧响。
我遗忘了月光。
遗忘了泪水。叹息。睡眠。
我遗忘了马车。烟尘遮道。
车轮下滚滚远去的春天。
我遗忘了雨。雨中的哭泣。
父亲，你牵着我手走过的雪原。
阳光。天空。雪中的茅草。远行的上午。
我已遗忘。
我遗忘了黎明。
遗忘了晨星。树梢。寂寥。
我遗忘了山。
山坡。山冈。山梁。
我遗忘了河流。河岸。
我遗忘了海。
遗忘了岩石。海浪。
一个下午的茫茫流淌。
我遗忘了风中的栗树。
遗忘了树荫。花瓣。伤痛。
我遗忘了爱情。
亲吻。拥抱。
我遗忘了三月。风。苦楝树。
黑暗。黑暗。黑暗。
无边无际的春天。
无边无际的命运。

无边无际的时间。

我已遗忘。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去年秋天在山东乡下

朵 渔

我们的内心 都有一枚 季节的暗扣
在某一个时辰 它会轻轻弹开
跳出一些纷乱的意绪 与周围的事物
暗合 比如浸透了阳光的树木
让我一下子变得安静 田野里
聚满了谷物和鸟群 人们在愉快地重复着
生活的希望与凄凉 此刻
神应该蹲伏在某处 凝视 这些盲目的人群
而我 像一只受伤的豺狗 怀着巨大的勇气
回到这里 在生命的秋天
沿着越省公路 那些沉默的
灯火 我重新回来 爪子上沾满了泥土
随处所遇 是那些久已疏远的事物
秋萤 虫鸣 开阔的原野
和巨大的星空 多年来
步行 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当我再次返回 我得承认
除了越走越远 我什么也没有得到
甚至不如门前的一棵老树 坚守 持重
甚至不如一枚落叶的归宿 随季节飘零
重新融入那片泥土
甚至是没有来由的悲哀啊 眼泪流下来
甚至都说不出理由

(原载《鸭绿江》2002 年第 6 期)

橘子红了

匪君子

过早地触摸到天空
橘子就红了
谁在记忆里继续着逃亡
故事落满一地
一闪一闪地，眼含橙色的光芒

而水仙的香气也恰在此时熟透了
你低眉谨坐，细数一些日子
这么想着
记忆便撑破了窗外的天空

总有什么是在缓慢落下的
其中包括那些细微干涩的灰尘

透过玻璃杯中的水蒸气
伸出一只手与你相握

露一半笑容给自己
水仙的香气就在你眼中漾开

橘子红了
冬天，正是一年的开始。

（原载《星星》2002 年第 10 期）

故 乡

风 子

那些浮现在我记忆里的故乡
永远是一汪宁静的水湾
是五月的豆花、九月的菊

永远是月光下的打谷场

我们在那里相爱
像两滴挨得最近的露水
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

暗暗移动的星辰，将我们分开
悄悄卷起我们袖中的砖瓦

大地微微地喘息。一堵墙
正被秋夜里的蟋蟀声打开

（原载《诗刊》2002年2月号下半月刊）

晨

风 子

晨雾渐渐散去
远处村庄斑驳的影子
又将映回它们熟悉的水的臂弯

在通往学校的路上
你还要穿越一片齐腰深的麦地

大地的深处，是根饮水的声音
是花朵静静的呼吸、睡眠和歌唱
大地的赠予，从不曾停止
你将会成为一个心存感激的人
你拥有的这个瞬间，或许它就是永恒

蝴蝶就要飞起来，在花丛里
它们就是恬静的诗意

就是两朵豆花相爱的秘密

（原载《诗刊》2002年2月号下半月刊）

阳台明亮

扶 桑

阳台明亮
是因为有人在此凝望

晾衣竿的眼睑下，一溜
水珠慢慢胀大
吸收了这清晨的全部微光

不时地，由于承受不了自身的重量
一两颗水珠坠落在
那几只白蝶萦绕不去的丝瓜架上

嗨，它们的翅膀，多么轻盈的
淋不湿的翅膀——
我从来没有的翅膀

槐树的细枝轻轻一晃

一只麻雀歪着头

鸣叫着，跳往更高的一根细枝上

美人蕉忧郁

高傲地红着。在路旁

在无边无际的，雨声中

我思念着爱

我思念远方

（原载《诗选刊》2002 年第 2 期）

兄弟来信

傅 云

你来信说地里的土豆收完了
我立刻想见窑里那些挤在一起睡觉
土头土脑的小兄弟，像我们儿时那样
你来信说门前的杨树叶子黄了

你来信说妈妈念叨你
在外面不好就回来吧

此刻，我抬头望了望北京的夜
顺着这场秋雨淌下来

（原载《诗刊》2002年6月号下半月刊）

林间的光线

傅 云

太阳从林梢间射下光线
新生活的信号

林间一团光雾在弥漫
我在光雾包裹中像一个胎儿
隐隐感到大地母亲运行时的震动

光线，无比贵重的光线
渐渐注满我捧举的双手
忽然，我的指缝间光彩流溢

从脚下至林木的边缘
光线渐渐汇聚成一片湖
树枝在光线中划着涟漪
鸟儿在光线中挥动小小的双桨
我，渐渐生根发芽

在光线中
在众多友人微笑的注目
一棵新生的树，站着静静入睡

新生活，从一个明亮的梦开始

（原载《诗刊》2002年6月号下半月刊）

村 庄

耿国彪

是一只燕子飞临的枝头，是孩子们白天和黑夜的距离
在北方，村庄静静地睡卧着
每一间房屋，每一棵树以及缓缓的流水
都在睡梦中平静地度过，那些细长的街巷
无言地望着粮食变成种子，种子变成庄稼

生活。时间。村庄的钟爱者们不关心词语
他们像老牛一样反刍日头
把话留在心里，让鸟鸣与鸡啼代替自己的歌唱
他们望着村庄的黑暗，如同望着一盏灯
他们的眼睛是简单的光明

那些叹息和祝愿属于屋顶的粮仓
村庄接纳了它们，并将黎明交到它们手中
而村庄的冷与雪无关
几片梦想天空的叶子在异地枯萎

留下光秃的枝干期待来年重生

我们无须考察村庄的内心，平原上
村庄是泥土最忠实的守护者
它把泥土浓缩成院墙，紧紧攥在手中
春天放松一下，冬天又赶紧收起
屋檐下的杂草，窗棂上的花朵都把根扎入其中

一个村庄和一片土地如此相似
他们注视着往来的人群，在每一个足迹中
寻找温暖，没有什么事物能使他们放弃
爱，爱每一个人，就像爱自己的孩子
他们知道这些人最终的归宿都将是泥土

（原载《星星》2002年第5期）

秋 天

耿国彪

用什么样的心情在秋天言语，时间已经断开
一片叶子响着四种声音，黑暗还是那么柔软
竖起的琴弦把动听交给寂静，一个字痛着
它的疼痛在角落里像风中的蜡烛
越过收割后的欢乐，把秋天的内心打开

最后一本经卷在方言里逐渐腐烂
阳光在刀锋上破碎，黎明和马蹄的身影正在成熟
丝绸上，草籽踮起脚尖仰望九月的头顶
在北方，秋天是一个隐喻
是一个孩子干裂的嘴唇面对生命的忧伤

大地苍茫，风的沉默与泥土的沉默相连
三棵树的北方眼睛长在山峰，根扎进岩石
最初的激动和最后的一缕火焰在雨水中迷失
那些细小的事物平静的生活

把闪电隐藏在内心

一个或者更多，张开翅膀的人满怀希望
他们渴望站得更高，看清秋天以及秋天背后的景象
为什么万物在秋天成熟
为什么美丽总伴随着杀戮
行走的路上，辉煌与沉没如同流星短促而炫目

谁能在时光飞溅的土地里埋下自己的身躯
谁能接受被流水清洗的白昼
生命的冲动在秋风中卸下盔甲
残留的幻梦像一个歌唱的尾音
在喧闹过后归于平静

（原载《星星》2002年第5期）

一根羽毛

耿翔

落在秦岭的山脉上
一根朱鹮的羽毛，像一封
从天空中遗失的情书

它让我想起，古时候的美人
还没有走远，还住在我们身边
采茶，或者织绢

她们爱在水湄，遥想那些
千年以上的事情，她们灿若桃花
从青铜，移步到宣纸上

像大地之灵，她们飞翔
她们留下的一根羽毛，像一封
解读秦岭的情书

两个汉字

把石头的肤色剥开

把石头的声音剥开

像一位游侠少年，把自己

放在秦岭的风雪中

一千年后，你粉红的双羽

还能剥开长安的夜色

朱鹮，在诗如雪飘的唐朝

我找不到这两个汉字

（原载《星星》2002年第2期）

地方读物：《米》

耿 翔

陕北人把谷子种出来
叫米。米把陕北女子养出来
叫米脂

米脂，第一眼看见你
我想象真正的男人，应该把身子
安放在马背上，并且用剑
指着苍天说话
而一本叫《米》的地方读物
让我安静下来，靠着一座粗糙的雕塑
重新在阳光下面，翻阅一种
普通的谷物

米啊，年年被男人
耕种成土地的肤色，又被土地
生长成女人的模样，而守护着民间的

谷神，你要嫁哪位米脂女人
做我的新娘？扑撒一身
阳光一样的米粒，来自哪孔
温暖的窑洞
旁若无人地，打开一本《米》
就像黄河，赶在所有人的前边
把米脂的事情
水灵灵地打开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9 期）

老 虎

韩高琦

一堆斑斓的刺激：伺机
卧伏在丛林中，
使大面积阳光黯然失色。
山雨欲来之前的寂静。
风：摇动草尖，接着飞沙走石。

自古就有老虎伤人的传说。
落下如此口碑，
注定了作恶者的毁灭。
请看武松上了景阳冈：风过处，
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从半空里蹿将下来……

那大虫前二般招数均告落空：
和身一扑、腰胯一掀。
剩下最后一招：铁棒似的虎尾倒竖起来
只一剪：英雄又闪在一边。

接下来，我在电视剧里观赏到武松打虎的神威。

——憋在胸中的一口恶气：白天
累积下来的疲倦，和失意
随着宋朝的重拳一一发泄。而后
躺在不设防的爱人和
孩子身旁：倾听她们

匀称的呼吸。我浅尝着幸福的滋味。
生活所教會的恰恰是

我要放弃的：那份狭隘，以及镜中的
虚荣之火。让睡眠沉下去，
直到梦中出现另一只老虎。

斑斓四射的走动，步伐踩在粗砺的风上，
依然是王者风范。
野花和牲畜群被激发在一片
亢奋的恐怖中：难道这是动物界的一种默契？
以便为后世保存虎皮上的花纹图案？

我能读懂它吗？这天书一般的神咒，
——那会是什么？为什么？到底怎样？
我依稀有了记忆：前生
被一头猛虎紧追，一只鞋都丢了……

谁呼喊醒来：却什么也不是。

（原载《诗刊》2002年5月号下半月刊）

乡村雨夜

韩浩月

黄沙被雨淋成了白沙 那条路
与炊烟一样曲曲折折
心像被暮色镀亮的金黄树叶
我的目光离麦田稍远
比河水稍高

挂在童谣嘴边
是谁家的黄牛 被犁抛弃之后一病不起
谁家的草垛 被一把火寂寞地燃烧在旷野
关于乡村的过去是我的隐痛

这是我在乡村 度过的最后一个月夜
风的涛声让整个村庄波荡起伏
躺在三叔破旧的小屋里
正赶上今年以来的第三场雨
夜归人“咚咚”的脚步声 像穿过青砖的咳嗽

清晰而陈旧
我的心飘在高空
随着去年的雨 疼了

（原载《诗潮》2002 年第 7—8 月号）

初 夏

韩文戈

在你面前，我多么安静
就像回到冀东，回到老家的山地。

让门前的老槐树使劲张开它巨大的冠
让树冠覆盖我疲惫的心。
白天在拉长，劳动开始加重
神秘的伤感
宛如白昼的幽鸣，又像远处的琴声……

成群的少女走上乡间小路
她们穿花衣裳，唱朦胧的歌
上学或者悄悄约会。
在漫长如水的白昼
只有冥想和音乐才是和谐的：
回忆那些公社时代的田园
那时的人多么透明

又是多么辛酸。

……母亲走了，孩提的伙伴也是聚少离多
唉，永不再来的时光！
在无法割舍的岁月里
离开了亲情
贫穷和富有都不能把那
往昔的惆怅驱散。

在初夏
请把大地展开，让雨把眼前的翡翠洗净
请在夜晚把灯盏熄灭
但把月光和萤火留下
把疾病般的回忆放入古老的木箱
像儿时的小衣服
在箱底独自寂寞。

在你面前，我多么安静！
我愿意把一切说出
也愿意把故乡、伤感和我们的爱情
定成诗篇！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我不知道风该往哪里吹

韩文戈

就像死亡不知道何时降临，爱情何时离开
疾病何时在体内筑巢。
我不知道风该往哪里吹。

我走在路上，
看到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着向前。
一只狗跟着他，是那样紧。

对于我，分辨是多么难。
但那个男孩儿却有自己路。
快乐是他的方向，主人是狗的方向。

我不是那个男孩儿，
少年时代已留在梦里。
甚至我也不如那只小狗，我没有主人。

风从四面八方来，
风又要到四面八方去。
我就是一面失却阵地的旌旗，鲜血如梅花。

变幻不定的风啊，命运的流水，
谁能来明白地告诉我：
月光的风里，一匹白马的江湖。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泥土里饮醉

黑 陶

黑斑的蚕豆花挤动石桥与屋顶的乡镇。

热汁激溅雏杏。河岸青草地的广阔中央是泥土工厂。

金黄的釉水如瀑，阳光下披挂呼啸，闪烁铜质的古老神光。

浸下去：泥缸、泥瓮、泥盆。深深浸下去：我们活命的祖传陶器。

发烫的夜像风一样刮来又离去。透过青草的薄焰，那里仍是：弯腰用力的人。泥土里浓烈饮醉的人。

（原载《诗刊》2002年4月号下半月刊）

月·银纸

黑 陶

最轻的银纸，疏朗枝杈间空灵的鹊巢
光华浸透内心水域，村庄小小的孩子
他满怀的思想
是来自外面的书本
还是，年复一年被大雨落湿的乡亲

现在，我还只能站在麦田和流水的边缘
探询春天
烧窑的父亲，他瘦小结实的胸膛
被松枝的火光灼烤
汗珠通红
陶，这家乡的特产
让一个灵魂的情感
变得多么的晶莹、坚硬而复杂

泥泞大道通往二月的远方

通往竹林、蓝湖和山峦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啃青的老羊，道旁的羸弱者
在喷烟拖拉机驶过的惊慌之后
呆立着，思索什么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春天的拖拉机

黑 枣

我相信：这辆拖拉机是春天派来的
老式的柴油发动机，只要一台就足够
将泥土下面所有酣睡的精灵全都叫醒
多么宽广的早晨，但一台拖拉机暴躁的声音
却使得我的内心无比拥挤
春寒料峭的早晨，我伸手自身体的庭院
不断地
掏出玫瑰与火焰的种子
掏出整整一座山的木柴……
我已经等了一个冬季，要让一辆呼啸的拖拉机
将我运往春天的大海的心脏……

（原载《人民文学》2002年第9期）

我爱角美

黑 枣

闽南小镇角美，像一粒锃亮的纽扣
遥远大海吹来的风掀动绿色的衣襟
我看见坚硬的胸膛包裹着的一阵阵心跳
有时候火车轰鸣着驶过静谧的深夜
我的梦往往改变轨迹随着它奔向远方
有时候菜叶上的露水洗濯着小昆虫的歌鸣
我的想象也变得干净、芬芳……
白银做的纽扣。我和我的乡亲们红色的血线
将它牢牢钉在这个时代的衣襟上

（原载《人民文学》2002年第9期）

巨匠

洪 烛

栩栩如生的雕像
简直使你相信：它原本就被完好地
收藏在这块巨石里面

匠人的功劳，只不过是
凿去多余的部分
只不过是把它从沉睡中唤醒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乐意
放下手中的工具，抛弃现实的身份
变成化身为塑像的那个人
变成石头的伴侣。哪怕这需要
长久的忍耐和默默的牺牲

谁愿意仅仅做奇迹的发现者
即使是创造者，也不见得拥有最高荣誉

谁不希望自己
本身就是奇迹？
让别人来雕琢我吧
在我脸上和身上，留下斧凿的痕迹
我相信在那高高的基座上，纷飞的碎屑中
才能获得真正的诞生

当然，我会不动声色地
忍住内心的狂喜
我会努力模仿石头的表情

当一尊雕像在广场上树立
没有谁能察觉：它是在庆祝自己的胜利

（原载《诗刊》2002年7月号上半月刊）

灰烬之歌

洪 烛

灰烬，应该算是最轻的废墟
一阵风就足以将其彻底摧毁

然而它却尽可能地保持原来的姿态
屹立着，延长梦的期限

在灰烬面前我会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说实话，我也跟它一样：不愿醒来

一本书被焚毁了，所有的页码
依然重叠，只不过颜色变黑

不要轻易地翻阅了，就让它静静地
躺在壁炉里，维持着尊严

其实灰烬是最怕冷的，其实灰烬

最容易伤心。所以你别碰它

我愿意采取灰烬的形式，赞美那场
消失了的火灾。我是火的遗孀

所有伟大的爱情都不过如此
只留下记忆，在漆黑的夜里，默默凭吊

（原载《诗刊》2002年7月号上半月刊）

密闭的花园

胡 澄

—

我通过一个名字与世界保持联系
交换着日光 养料 水和空气

我是自己密闭的花园
拥有微型而阔大的生活
我在花园里倾入自己如倾入一场绵延的细雨
将埋藏的春天 唤出时间表面
唤醒自己 如唤醒地下的草根

月光下喊一个名字
喊出了梨花、紫云英……和一座林的蝉鸣
过去和未来的事物
黑夜里的白天 白天里的星辰……

我的喊声如刚诞生的小松鼠那样颤栗
绿叶的手 轻轻将它抚慰

我的花园里有风 有泪滴般飞溅的萤火虫
还有一个光一样的身影——
他（它）们来回走动的声音 总是低于夜的寂静

二

让我继续绕着你的名字旋转
转出一个不断扩大的地盘
让我在自己创造的土地上种植
——我同时又是那儿茂盛的植物

让我停留在一朵花盛开的瞬间
忘记你仍在时间中行走
忘记路过你身边的一切事物

让我放弃对距离的触摸
如绿叶从阳光中感受你遥远的脉搏
让你像一根草茎托举花朵那样
托举我——嫣红姹紫的生命
直至凋零时 仍怀有一个梦的余馨

老街的伤感之歌

黄金明

雨一直在下，颓废的街道
开始变得泥泞。雨点像钉子
撒落了一地，我的皮鞋
被刺穿了。正午的黑暗
像一场疾病吹入了
秋天的肺部。让我把这条疲倦的
小街带走，带到郊外
阡寂的旷野，带到潮湿的
出租屋。小酒馆散发出
情欲的滋味，烤羊肉正好
适合下二锅头。请让我
把这座城市灌醉，把街头的
流浪汉灌醉，把哨兵一样的
街道树通通灌醉！请让我
成为一张旧唱片的指针
一次次划过音乐的伤口
我年少时的爱情，锐利如

喉咙间的鱼钩。请让我
成为一只狂妄的闹钟
把发条卸掉，坠入时间的
深渊。雨一直在下
我像一只乌鸦，在雨中
洗掉屈辱的记忆，抖落
眼眶的铁锈。请让我
把一株喝醉的玫瑰
护送回贫穷的乡村
交给她的父母。一条老街
有它庸俗和琐屑的美，有它
永不飘散的气味。木壳收音机
荡漾着邓丽君的歌声，隔壁传来
一对年轻夫妇的争吵。一条老街
埋葬了多少密集的童年！一群孩子
在雨水中奔跑，我来不及
看清他们的身影。请让我
像那位秃顶的老头，对着老伴
拉响呜咽的胡琴。雨一直在下
请让我像路边的垃圾桶
被醉鬼一脚踢翻，倾倒入心底的诗篇：

这喑哑的雷霆，这腐烂的闪电！

音乐重新升起

黄金明

花朵的呼喊淹没了工厂的噪音
我像那最愤怒的一朵，高出大地一寸
诸如灯盏和夜，肉体的镜子
和爱情的虚像，两件相反的事物
互相依靠对方。沉睡的马群
梦见了风暴。我是一棵树
跟身上的花朵对话。我是一尾鱼
在自己的河流上呼吸。黑暗中
两岸的野花一直焚烧到天亮
我是春天最完美的梦想，但无力表达
舌头滑过语言的刀锋。巨石滚动
音乐重新升起，一座森林保持缄默
根在泥土下高速旋转、舞蹈……
身躯形成了家具的模样
远方传来斧头和锯子的怒吼
瞧，这个人多么寂寞，细数着自己的年轮

就像荒野中的那一棵树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6 期〉

入 秋

江 非

我开始仰望天空。
我开始相信清晨的天空肯定会有什么
掉下来。
而不是带走。
我开始到河边去
看那些妇女把去年的被面抱出来
在河水里一遍一遍地搓洗。
一天傍晚，我终于释放了
那只委屈了一夏的蝓蝓。
当我小心地捧着它走向田野
还迎面碰上了
那么多装满干草的马车

（原载《人民文学》2002年第5期）

鹰

江 非

小燕，我知道天空上那只盘旋的鹰
永远不会掉下来
可是小燕，我多想让它
一头栽到我们的小院里
生命中有一只鹰
并不是多余的
我多想让自己就是那只鹰
飞不起来，就拍拍翅膀
踏不进云海
就在地面上多走几个地方
多种几亩高粱
这就是生命啊
小燕，我多想让你也分享到
这只鹰的理想
小燕，我多想让你
也注意到云层上的那一片天光

小燕，你坐在门槛上
淘米、择菜、洗衣裳
黄昏降临了
你轻轻地把院门合上

(原载《作品》2002 年第 2 期)

玻璃终于碎了……

江一郎

玻璃终于碎了
有裂痕的玻璃，在起风的夜里
终于哗的一声碎了
天明起床，我见到碎片，那碎片
像残枝撒落一地
昨夜的一声尖叫
如同闪电消逝
终于碎了，一块碎了的玻璃
在破碎之前
有着怎样揪心的隐痛
又在巨大的忍耐中
坚守着什么
现在碎了，它放弃了
或许痛苦太深
或许到了该放弃的时候
这样一块玻璃

我不知道该为它难过
还是为它庆幸
它碎了，在起风的夜里
松开自己的生命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运 草 车

江一郎

村前的大路上，一辆运草车过来了
那是谁家马车

远远地，只能见到一个高高草垛
踩着马蹄声
自己在走

路上空旷，吹过田野的风扬起沙粒
扬起青灰的草屑
和暗黄的草梗
风中野薄荷的呼吸
随木轮子一路
吱扭，吱扭

像带响的火柴，一辆运草车
运载着山里的秋色

闪进村口

冷月升起的时候

空空的场院里，草垛走动，月光下

如同不肯安睡的运草车

（原载《诗刊》2002年7月号上半月刊）

泡棋摊的人们

蒋 林

这些卤鹅的、剃头的、开三轮的
敲键盘的、捏粉笔的，秃顶的
和风华正茂的，一起被黄昏抛弃
被车马炮收服，平起平坐于局势中

西街的胡荣华许银川，平常的智者
生活的小卒子。街道上自由地堆积
快乐和自嘲，并将晚霞泡成小菜
西斜的时光，无声捻去烟蒂上的火

灰烬落下，星星升空
才明白：消磨和度过终是一盘和棋

（原载《诗刊》2002年1月号下半月刊）

剃头匠小毛师傅

蒋 林

他的手交给了技艺。皮毛的生活
修理着他的见识，也使暗光
过早占据了她的工具。让人怀疑

那些推子、剪子、剃刀，会随时
说出魔法的咒语。是啊！除了它们
谁还能让断发与碎屑成为硬币
西门大街，阳光降到这里也要随俗
那么一间铺面里的哲学，难免轻浅
光线与尘埃，水缸与青苔，如此

临街事物有时也引人入胜，是谁
让他扮演隐士，又轻易地洞悉
江湖的秘密？缄口深化了他的稳重
也真不必说出什么新奇与深奥
一条街谦虚的顾客，半条街傲慢的哲人

墙上明镜，谁不知洁身便是它的体面

（原载《诗刊》2002年1月号下半月刊）

今晚有一趟列车将开走

蒋三立

太阳落下去了
黄昏里感觉冷
更冷的是我的心
将随着一辆列车在寒风里驰走

我虚空的身子，留不住一个人
一趟车、一段美好的时光
甚至留不住自己的心
和自己的泪水

张望夜空，星星在深远的幽梦里
比我的心还少
四处找不回心中的丢失
摘下一颗最亮的星星送给车上的那个人
也比不上我的一颗心

今晚，有一趟列车将开走
我所有的思念都系着它
我担心它在黑夜里的方向
我担心天气突然下雪，担心
陨石突然落下
担心它的安危

其实，一切都会很好
太阳落了明天还会爬上来

只是过去经历的美好往事
再也不会回来
我寒冷的心，靠着回忆中的
一种情感温暖着度过冬天

（原载《诗刊》2002年5月号上半月刊）

旧 衣 衫

蒋三立

从衣柜里翻出了叠着的
童年的春天
少年的夏天
恋爱的秋天
和那个厚厚的躲避寒冷的冬天
我多么内疚地望着
这些伴我生活又被我抛弃的衣衫
我怀想过去，它们给我喜悦
给我温暖，给我挡风遮雨

我望着它们为了我而产生的陈旧
眼里盈满了泪水
我想着我这么多年来成长和成熟
和它们静静地被压在衣柜下的日子
我更深刻地感悟到人情的冷暖

我不应做个无情的人
我要更多地想想
我那些过去曾经漂亮的衣衫
在过去那些曾经漂亮的日子
为了我而退色、破旧……
更多地想想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情
总是短暂而逝
只有那些带痛的疤痕
长伴在身

（原载《诗刊》2002年5月号上半月刊）

一堆篝火

靳晓静

我深深地记得，在丛林中
牛血般的火焰
照得我手臂光滑
我渴望，因为我是女人

用如铁的树枝去拨火
我的手腕上有铜
而柔软的耳垂上有银
火光之外，大地有梦
我是有梦的女人

一堆篝火
当我用舌头模仿它的火苗
泪水便从上面来浇灭它
那是滴下的水，是盐
那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进退两难之中

你不要眺望千年雪地

一只红狐就是自焚的景象

面对这堆嘶叫的篝火，我深信

我渴望，因为我是女人

（原载《诗歌月刊》2002 年第 3 期）

一个农场主的周日

匡 满

周日那一天
农场主想起他的农场了
城市喧嚣得让他耳背
他想闻闻乡下的青草
和别墅里的鸟粪了

驰过赭红色的小路
原野上薄雾迷蒙
木栅栏和铁丝网
孤单地迎候主人
夕阳睡眼惺忪
牛群也睡眼惺忪
跟檐下的蜂巢对峙了一会儿
跟长尾的蜥蜴礼让了一回
再从阔大的有仲树
和几株芭蕉之间

瞭望远处的领地

耐不住寂寞的雇工们
进城看足球去了
到海边找相好女人了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农场主耸一耸肩
骂了一句脏话
引来看门狗一阵狂吠

（原载《人民文学》2002年3月号）

秋天来了

老 刀

所有的树，都
亮出了它的果实。
秋天来了，我要沿着这条干净的小路跑上三圈。我要将一粒芝麻高举过头顶。我要把春天绽开的拳头紧紧握上。

太阳晒过的草地一片金黄，
大雁留下的天空草帽在望。
我要闻一闻从高处飘下的汗水的芬芳。
我要放开嗓门，踮起脚尖：
谁这个时候不放声歌唱将永远是哑巴！
谁这个时候看不见将永远是瞎子！

我将磨损了的鞋子脱下，
将要继续追问的路暂时扔在一旁。

我围绕着鞋子翩翩起舞。我要
尽情地跳，跳，跳。让孤独从深处流出来。
甘甜的气息呼吸着，
我把积在低洼处的叶子捧进火苗。
我要像秋天一样燃烧，
我要像秋天一样，全身挂满沉甸甸的果实，
幸福地站在太阳身旁。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下半月刊）

看 赌

老 刀

他们围坐在厕所旁边，
咕嘟咕嘟地喝着啤酒。
将一元两块的钱抹进口袋之后继续发牌。
摩托车斜着支撑在自己的阴影里。
凉风一阵又一阵吹来轻微的臭味。
他们全神贯注：8，8；6，6。
忘我的喊叫此起彼伏。
他用右手的食指与拇指将左手的牌小心搓开。
摇摇头，然后将牌轻轻盖在桌子中央。
扔出来两块钱，对着瓶子猛喝了一口啤酒。
又开始了下一局，重新亢奋地叫喊。
我像一个小偷站在他们旁边，
时不时看看左右，害怕有人认出我是警察。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下半月刊）

彗 光

老 乡

如果不是一只鹰的脊背
在长空擦出火星
我怎么会轻易相信
天的坚硬？

正如阳光 若不是
它将鹰的巨大阴影
投向大地
我怎么能看到天堂
优雅的窗花？

该担心的 应是鹰的
干燥羽毛
在它翱翔的蓝天
确有一颗彗星飞过

（原载《人民文学》2002年第12期）

祁连山外

老 乡

妻说 一个放羊的
大小也是一群羊的领导
不妨出去走走 看看山外
是否有山

从祁连山麓走到戈壁 走到
太阳沉没的地方
山没发现 却看到天外
确实有天

天外的浮云深入水底
天外的倒影浮出水面
——走在水面上的骆驼
酷似古代的沉船

在天外 在这无水的地方

我却偏要写水
那是我基于天色
和妻的一片蔚蓝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12 期）

小时的衣服

李 瑛

这是我婴儿时穿的衣服
曾埋过我生命的原始的根
也许还沾着尿味和奶香
我却始终珍藏着它
只是我每长一岁便远离它一年

这是妈妈用鸡蛋换来一块土布
在跳动的油盏下缝成的
至今，它的褶皱里
仍埋着妈妈的
手指、眼睛和她的心
以及土墙洞的火苗
和草房顶上漏下的星光
使我怯于抚摸

以后我渐渐长大

它不肯长大
许多事情我已忘记
它不肯忘记

七十多年来
每年春暖我总要晾晒一次
总要感谢它曾给我的温暖
总要闻一闻我婴儿时的气息
这时便会听到
饥饿年代里
妈妈的叹息和
我的哭声
使我颤栗

如今，妈妈早已逝去
我已变成老人
我把它捧在手上
看一次觉得它变得沉重一次
我总想，在妈妈眼里
我是她永远的婴儿
她始终担心我的冷暖
她最深的爱给了我
撕心裂胆的幸福和疼痛
至今，我仍然觉得
那缝衣的线头

仍缠在她的手指上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6 期）

又闻布谷

李 瑛

我的少年已成灰烬
只有布谷鸟的叫声
凝成粒粒坚硬的石子
在灰烬中闪光
年复一年

它从村后的乱葬岗传来
那么年轻又有些悲凄
穿过颤抖的窗纸
摇动我油盏的火苗
却唤不醒全村一架锈蚀的犁

那是喋血的年代
仇恨烧红整个天空
历史留下的黑白照片早已泛黄

而今，又闻布谷
从大城公园的树丛传来
还是那样年轻多少又有些苦涩
(是少年时的布谷在寻找我吗)
缀着闪亮的滴滴春雨
渗进我的骨缝

一声声，一声声，它的长度
是从我少年到老年的距离
几十年已经流逝
多少人已经老去
只有它像野草，岁岁发芽
年复一年

童音未改的啼声
带着数不尽的艰辛、泪和血
掠过白发震颤我的灵魂
引我站在精神最高的地方
聆听一个个轰鸣而去的时代的回响

(原载《星星》200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回 家

李 南

星空灿烂的今夜，我凭窗而立
白天的旅行使我疲惫
又小又静的家，却让我无限伤怀

我想起远处黑漆漆的山脉
和我一样
看着树木垂落，昆虫回家
想起世间万物，也有着微薄的理想
它们都在为家奔忙
家啊，命运的神谕

还有飘零的游子，他们
走过许多国家
在遥远的异域，他们也常说
我要回家

（原载《葵》2002年）

漂 泊

李 南

这些日子
我越走离家越远
一路上，我遇到那么多
男人、女人和小孩
没有一个像我的家人

风有时刮来
轻轻掀动我的衣角
太阳正在落下去

我喜欢这样的意境
做着还乡的梦
不紧不慢的生活

谁也不知道，我那些
低低的诉说

正随风而去
谁也不知道
我将走的比现在更远
再美的地方，也留不住我

（原载《葵》2002年）

想起家乡

李拜天

深夜使我想起北方
那个叫淳于的小村子
此时我的祖父 父母 儿子
或许早已进了梦乡
想起有一次
我的九十岁的祖父
就着一碟咸菜
独饮孤独
我发现
连老屋都流泪了

我的父母养育了我
现在又挑起了养育
我的儿子的重任
从深夜到天明
我的辛苦又算得了什么

我最放心不下的
是我的儿子
他刚刚四岁啊
刚刚四岁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的父母为了省电
一定早已关掉了
那盏只有十五瓦的电灯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9 期）

蜜 蜂

李拜天

我寻遍了所有草丛
和野花垒成的山坡
目光击碎石头
路，仍在脚下孤独
空气在树梢踩疼悲伤
从此便有了风，有了雨

我把我的痛苦
酿造成蜜
是为拒绝别人的同情
掩饰自己的伤痕

（原载《人民文学》2002年第9期）

在山坡的向日葵地里

李德武

在山坡的向日葵地里，一个少年
推着独轮车在割草，阔大的向日葵叶子
为他撑起一把把小伞，他汗流浹背
偶尔坐下来，吃着还未成熟的葵子
葵子的皮还是白色的，籽粒就更嫩了
仿佛是薄薄的膜包着汁液。那时
少年还不知道置身的向日葵地有多美
他在割草之余朝着山脚的公路眺望
想着什么时候能不在这向日葵地里割草
现在，他坐在城里的一间楼房里
(他离开向日葵地已经二十多年了)
越来越懂得那片农作物的魅力
却没有机会生活在它们中间

(原载《回归》2002年总第4期)

我选择一条你们不赞同的路

李德武

我选择一条你们不赞同的路，一条小道
沿着它，我离开群体直到无路可走
是的，除了把一条路走到极端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更值得驻足
没有其他用意 只是我需要孤独
正如波浪靠自己的手
把自己推向边缘，这期间
我不希求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对他人是一种引领
我们都是由于觅食的习惯而爬到
不同树上的虫子，吃饱了之后想到做爱
做爱乏味了想到写诗，所以，写诗
多半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厌倦和绝望
这是我需要摆脱的，但也是我需要找寻的

（原载《回归》2002年总第4期）

铁 炉 子

李寂荡

因为窘困，请原谅我所点燃的污染
铁管就像抒情的笔 整日向天泼墨
仿佛向无限的虚无追寻归宿
铁炉子，我阴冷的冬天温暖的心脏
为我烧制粗茶淡饭
为我烘热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呷茶或饮酒，或静悄悄的阅读
依偎着火炉，我似乎触摸到了幸福的肌肤
和我一块儿打盹，昏沉沉间
无数的北风刮过了屋顶

天气的发热使铁炉渐渐冷却
冷却为一架冰凉的钢铁
连着已肢解的烟囱，堆放在屋角
此时的煤块不再代表火焰的沉默
仿佛就是一堆黑色的砂石

我的铁炉子，犹如逝去的冬天
弃置在记忆的边沿
而窗外，已是春暖花开

（原载《诗歌月刊》2002 年第 7 期）

伤 榘

李轻松

这个寻常的月份对于我并不寻常
是你的荫庇使我安然过去
那些树 树上的桑榘以及芒刺
这样乌黑地挂上我嘴唇
风啊你委委婉婉地走在河面上

你用眼里最黑的部分照亮我
一团紫气 悬在白日的黑子
使我的指甲退尽了血色 那苍白
被血液带回自身
你就这样接受我纸张的脸、灰以及天空

这个月 与我们古老的钟表一样真实
比死亡还彻底。我软弱地靠在门板上
听你说吃过的桑榘
仿佛最冰冷的一幕 最敌意的石卵

(这么美妙的爱我不曾有过!)

这里住过谁? 我们、他们、情人啊

是谁留下的体香至今不散?

我无法不再度其中

无法不再步后尘

(这么残酷的爱我一直经历。)

我在替谁喝水? 在这样青灰的瓦罐里

一直喝到昏迷。用指甲照耀桑椹

我意外地触痛火焰

如喝醉的乌鸦倒在水里

(如此秘密的爱我不再拥有!)

我正伤着。我正疼。血

从桑椹的芒刺中渗出 我不说

我正伤着 我正疼。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铁这位老朋友

李轻松

亲爱的铁，“我的火焰中的一部分
你照亮了所有回忆的天空”

火星四溅，我应着潜伏着的火苗
我应着风声。一种神秘的相遇
来会会铁，你这位老朋友
我背着一腔的灰烬去会你
我背着贫血，我身体里的缝隙
还有这个世界的垃圾
冷漠的姿势里虚弱的水

我曾离你很近，我又离你很远
等到我再次找到你时
我的青春已挥霍殆尽

有我血里微量的物质

用我的钙，我的锌，我的维生素
用我所有的一切
让我们趁热打铁。并熟知了彼此的手艺
熟知了那种硬度

没有隔膜。我成为自然界中最自然的部分
成为一块铁 怀抱着火
我内心里最脆弱的部分
经过断裂、煅打和淬火
成为爱情里面的精华
一个世界的良心 或者是一块伤疤
铁，“我找到了爱你的秘诀
永远作为第一次”
我找到了我自己的缺口
永远无法弥补

我的眼球太疼，泪珠像钻石一样
迸裂，并一点点凝聚、结晶
我知道你会冷却的，像炉火遇上水
再遇上水。但我不会结痂
不会腐朽，不会被锈迹遮蔽
我沉淀下来的铁质，会比活着还有分量

铁，你是我人生里最珍贵的元素
你说过，打铁是我们一生的事情

我信任你像信任铁的品质
虽然这些话已经熄灭
但每一秒钟都活着
而我是个幸存者

我一生的事情 就是整理那些
新旧不一的补丁
使我比锈迹斑驳的金属更有尊严

（原载《诗刊》2002年2月号下半月刊）

爱上打铁这门手艺

李轻松

爱上铁这种物质
爱上一门手艺。爱上那种气味
带着一种沉迷的香气
带着一种迸溅的状态，我向上烧着
我的每个毛孔都结出了盐
我咸味地笑着，我把它们都错认为珍珠
我听见了它们撒落在皮肤上的声音
简直美到了极致！

有一种痛是迷人的。有一种痛
是把通红的铁伸进水里
等待着“哧啦”一声撕开我的心
等待着先痛而后快

我每天都推开生活这道门
与平庸相撞，而我抗拒的方式

却是越来越少，我的铁质也越来越少
连骨头里都是厌倦
我感冒，咳嗽，腰椎里藏着骨刺
肺里也堆积着黑洞和尘土

请把我的血肉和精神放在一起
让血肉欢聚 也让精神欢聚
我血里的沉渣全都泛起
被精心地打造成精品
我不知道坚硬的铁可以这么软
不知道铁可以像水一样地流
它流到我的嘴唇上，我就亲吻
流到我的骨缝里，我就颤栗
而灵感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还是一枚绣花针
都由不得我

今年夏天，我学会了打铁这门手艺
今年夏天，我以一位铁匠自居
面对着炭火与水
我坚硬如铁

（原载《诗刊》2002年2月号下半月刊）

夹 店 铺

梁积林

夹店铺。三二个人影
在晃动
晃动的还有，断垣：
没有被风沙割尽头颅的
哪朝哪代的夯声和号子

有人牵着驴
到山那边的罗汉井子
驮水去

夹店铺，离城三十里
孤零零的旧门楼
像一个骑着土黄骡子的儒士
摇摇晃晃地去
看落日的皇榜呢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月 亮

刘 川

月亮就是一只吊瓶，悬在空中
夜夜为我们注射一些梦
治愈我们身上受伤的现实
这样翌日我们才能继续一个笑容。

看一看那瓶中药液减少的过程
直到一滴也不剩
而我们身体被光充满，月亮让我们都变成了灯，照出黎明。

简直不可思议：人类婴儿般
夜夜安睡在月光巨大的金色睫毛下
被看护，自己却一无所知！

一个孩子在地面上画了无数个大眼睛的孩子
并仰面躺在这些孩子中间，大睁着眼睛

他想月亮会以为那是画。于是他骗过了月亮
他看到月亮脱掉白云，露出了

摇晃的吊瓶，哦不，妈咪的乳房！

（原载《诗潮》2002 年第 9—10 月号）

黑 羊

刘 川

妈妈，我们去看那只黑羊
它病倒了，肚子胀起一面鼓。于是
灯光晃来。
它卧在自己的粪便堆上，身体亦是
粪便颜色。

妈妈，我们去喂它
它一定很饿，几天不动一下葫芦瓢里的玉米和豆饼。
它闭着嘴和鼻孔。
只是呻吟，颤音装满了一整溜牲口棚。

妈呀，它要死了，身体淌出了血水。
它身体抽搐，病得厉害。
用手电照它的眼睛，噙着大串的泪。
妈，我合十双手，我闭上眼睛。

而妈妈训斥我：走开！而妈妈默默瞅了它一眼，
又去了井台上：打水，做晚饭。
那晚黑羊死了
死前生下一只漂亮的小羊。

妈妈，妈妈，我目睹了
做母亲的全部危险，
咳嗽着弓着身子拎水的妈妈，我来
帮你
帮你拎稳那地球

（原载《守望》2002年总第9期）

流星

刘汉通

“从一颗星开始”，多年前
我读到了这样的诗句，在小城的郊外
一棵闪光的植物拒绝了我的想象。
我赞美的嘴唇悬在空气中，这是钻石一样
禁锢着秘密的夜晚，一群水中的仙子

萤火一样飘在我的身边。需要一个合理的
推测：当一条条秋天的河站直了身子，
我们赤身裸体的梦境，经历了怎样的洗濯
这片刻的缱绻，这侵蚀心灵的毒药

仅仅是一个人欲语还羞的脸庞？
当一个时代退缩阴冷的一角，落叶化为
秋声。有着娴熟技艺的园艺师早衰于
斤斤计较着内心的阴鸷；一盏灯浮出镜面
大海的阴影遮蔽了早年的诗章，

我耽于倾听的手指，被一架钢琴的喘息
淹没。“一群蚂蚁找到了郊外的夜晚，
红狐出没的草地栖息着怎样的月色，荒凉？
多少野生的天鹅，在虚构的湖泊
孤绝的心境、越来越纯粹的歌唱……”
我坚持多年的日记中断，恍惚中漏去的光阴
沉积着，在一页发旧的书签上闪现。
这是我一个人的夜晚，在一些
灯火照暖的语词间，我忠于灵魂：
大地袒呈着寒冷的刀锋，
一颗小小的流星擦亮了我身体内外的天空。

（原载《诗刊》2002年6月号下半月刊）

独 白

柳 沅

我不是一枚简单的梨子
却像梨子那样简单地倒挂
——头朝下
细柄
被一根树枝拎着

几片
遮掩人类羞处的叶子
也遮掩着我
比起那羞处
我像一只裸瓶
秋天的阳光
照耀秋天的事物
我在照耀中
渐渐变软

某位比我更软的女人
从某处漫步到某时某刻
她咬我一口
梦想就不肯再圆

左眼看见的右眼看不见
耶和華称它们为太阳和月亮
背着他，我对世界说
——都来吧，都来吧
堕落是非常甜蜜的
你们一尝就会上瘾

以后发生的事情
先知已有记载……
省略号的后面
是一言难尽的滋味儿

（原载《诗刊》2002年2月号下半月刊）

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

卢卫平

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
但它们都是苹果
这足够使它们团结
身子挨着身子 相互取暖 相互芬芳
它们不像榴莲 自己臭不可闻
还长出一身恶刺 防着别人
我老远就看见它们在微笑
等我走近 它们的脸都红了
是乡下少女那种低头的红
不像水蜜桃 红得轻佻
不像草莓 红得有一股子腥气
它们是最干净最健康的水果
它们是善良的水果
它们当中最优秀的总是站在最显眼的地方
接受城市的挑选
它们是苹果中的幸运者 骄傲者

有多少苹果 一生不曾进城
快过年了 我从它们中挑几个最想家的
带回老家 让它们去看看
大雪纷飞中白发苍苍的爹娘

(原载《作品》2002 年第 9 期)

半 小 时

卢卫平

约定 6 点 我还是 5 点半就到了
我要找一个适合张望的位子
看你从慢慢亮起来的灯光中向我走来
你穿什么款式的衣裙 是背包还是手提包
包里装的东西是否与今夜有关
你抹什么格调的口红 眼影是深还是浅
这将决定你用怎样的微笑面对我的赤诚
用怎样的目光照亮我的沉默
你一路上在看着车窗外 经过的一切都是风景
如果你的手机响了 你肯定不会告诉那个等你回家的人
你要去印第安西餐厅
就在这半小时里 我完成一次廊桥式的想象
我愿意你是在我的等待中走近我的
我们以后发生的都将在半小时里发生
很多人一生的事情就是半小时的事情

我在自言自语中看见你在招手

（原载《作品》2002 年第 9 期）

该回乡下看看母亲了

鲁文咏

快三年了吧
我没有见到母亲。没有见到
开满梨花的村寨
竹篱上歇脚的燕子
檐角沾满露水的艾草
以及院落里那眼老井
黎明时漾动着的
月光的皱纹

母亲老了
老得像墙边那棵老枣树
半袋干瘪的果子寄到城里
就只剩下秋风的皮了
而那乡愁的核多么坚硬
当我捧着歪歪扭扭的家书慢慢咀嚼
一不小心竟硌出了泪水

哦，母亲

该回乡下看看母亲了

多少次我已打点了行囊

却下不了决心——

母亲啊！我得藏起多少汗多少泪

多少伤口和白眼

并且要攒够怎样的勇气

才能坦然面对您在人前的骄傲

“俺儿子是城里人！”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一 分 钟

路 也

201 电话卡上的声音：

“对不起，您还可以通话一分钟
一分钟后我们将切断这次通话。”

你看，我们只剩下一分钟了
我们别再谈论沙尘暴了吧
草原上的马也不谈了
今天早晨几点起床也不谈了
我们说说最重要的吧
我想，在我和你之间
肯定有那么一件事情
不仅比沙尘暴重要
而且比加入 WTO 也重要得多

只剩下一分钟了
整整一张卡即将打完

却还是离题几万里
相当于从地壳到地核的距离
而且只有一分钟了
枪膛里最后一颗
该射向哪里
火柴盒里最后一根
要不要用来引发一场火灾

假如我从此杳无音讯
这一分钟你想对我说什么
假如这是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我们该说点什么

还剩一分钟了
可以用来沉默
也可以说出惊天动地的话
想说就得赶快说
语速加快标点省略
一分钟只有六十秒呀
既不会多也不会少
何况此刻已经开始了
倒计时

秋雨访太白山

马淑琴

十九把伞

撑起太白山的秋雨

遮住一山秋雨的太白

伞下人独占秋色

雨丝垂下的竖琴

被涧水透明的激情弹拨

天外之音弥散旷古

夏的铅华于冷寂中洗尽

放纵与矜持在梦幻中错位

明澈随郁闷的释放充盈

潮湿的心绪伸展成藤蔓

润色成一路水墨丹青

松鼠从混沌逃往清白

一只鸟在禁锢中伺机突围
飞起时的那条弧线
一笔画晴了八百里秦川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薇 薇

马永波

她从车站的台阶上向我跑过来
我没有张开手，好像
也没有正眼看她，但我肯定在笑
我在想她刚生下来时我偷她的奶粉吃
放在窗台上的，被姐姐骂
那时我也十八岁
大学正放暑假
我们有四五年未见了
若干年前回克山老家
我抱她抱得太紧，结果被她挠了
她哭得很伤心
一屋子的亲人都沉默了
那时她有十几岁
我总觉得她还是小孩
但那时她就已经长大了
我们并肩走在红军街的坡路上

谈着她今后的打算
晚上八点的火车，她要去
一个陌生的地方读书
夕光中她上唇的绒毛微黄
“一个幼小的身体等待一个粗暴的世界”
穿过熙熙攘攘的广场时
她突然说，“老舅，
我也写东西，写诗和散文。”
人们都到哪里去了
融化一般的消失
先是姐姐的那双眼睛
然后是还在说话的小嘬嘬嘴
白衬衣，刮我脸颊的手指
背带牛仔裙，脚印，脚印
一双松糕鞋歪歪扭扭
游着，包括上面的一点脏
都融化了。车站悬在空中
我也在融化，在一首诗中
无助地——我说的话她无法听见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谁也找不见谁

（原载《诗歌月刊》2002年第1期）

老 水 壶

马知遥

突然起身要找那把老水壶
那把单身时代的见证
找遍了屋子的角落
谁也不曾记得
一个上午过去 老水壶失踪
一大块记忆掉了

像那些水底的锈 晕黄色
我那块单身的日子只有他知道
找不到的水壶一定被回收
顶多 2 元钱 交换了我那么多年的秘密
如同一笔遗产轻易送人
我的老水壶正静静地坐落在
某个失眠的角落 他一定因为那厚厚的水垢
和我一样忧伤

（原载《诗刊》2002 年 11 月号下半月刊）

春天，我决定

明 霞

大地是根长出新肉的骨头
垂暮的老狗提前进入回光返照

我终于决定在南岸变得绿之前
再一次大赦天下。统统释放
只要被诗人在春天点过名的

既然如此，我那桃花的女儿
当年为了爱情私自出走的女儿
也将得到我的宽恕。现在
我甚至为她的果敢而自豪
当年自己何尝不是说一不二
我祝愿这任性的女儿
会有好的结果，有一天
幸福得忘记说出幸福

还有我那征战四方的儿子
现在我命令你立刻放下武器
就近找一块石头坐下
直到你的盔甲成了一堆废铜烂铁
然后赤裸奔回故乡

最后我决定禅让我稳坐了多年的王位
并且在新王上任之前把自己流入民间

（原载《诗歌参考》2002 年总第 16 期）

最后一颗苹果

牧 野

最后一颗苹果
皱巴巴像一张老人脸
最后一颗苹果在九月五日
被母亲从筐底摸出
被洗后浑身还长满伤痕

最后一颗苹果我没有
从母亲手里接过来
母亲很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
愣怔了好一会儿

三天后 母亲突然去了

我颤抖着把手盖在
母亲脸上 然后
又盖在自己脸上

秋水冰凉地溢出指缝
在最后一颗苹果上滑落
我当时的确没觉察到
这颗苹果已是这人世上的
最后一颗苹果

（原载《诗刊》2002年7月号下半月刊）

梦 见

娜 夜

我梦见了金斯伯格
他向我讲述垮掉的生活
缓慢 宁静 越来越轻
时间让生命干枯
让嚎叫变哑
金斯伯格没有了弹性

格林威治正是早晨 白雪和鸽子
飞上了教堂

我梦见
我们是两本书 在时间的
书架上
隔着那么多的书
他最后的声音译成中文是说：

别跟你的身体作对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9 期）

相 聚

娜 夜

这样的鼾声和夜晚多么亲近
我看着你——
时间磨损着爱情
也把它擦亮

这些桌子 这些椅子 这张陌生
而洁净的床
都在这样的鼾声中踏实睡去
我看着你——
这么多年过去 我还爱着
这爱情提升着我
像秋天的落叶 又在春天
重返枝头

这么多年 你在我的诗歌中隐身
在我命运的侧面

在欲望对肉体的敬意里
我只把与你有关的时间称之为：记忆
我看着这一切——
月光在流动
黑夜在行走
我正在你身边 在
爱的左肩
慢慢地睡去
因为幸福
身体有了今天的姿态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9 期）

谎 花

南 子

我的身体 在随空气消散之前
是谁在我的对面 用冬天的水纹微笑
我在柔软的香气中更软
一种无知的状态
类似于一种花的开放

是我错了吗？
参差在高度里
活跃在枝头上的时间多么轻
一声轻轻的碰撞
就使我醒来

犹如盲者
在深夜的反光中看见
一些粉红的、无形而对称的年代
一些独自的想象在睡眠中生长

以闪耀的方式
撞开了生命中每一扇隐秘的门……
以后的时光突然不见
被我的亲人吸吮净芳龄、事件以及流言
在他们重新叠起的手臂间
似曾相识
十月的人 放弃渴望的姿势
在睡眠的远游中倾其所剩
一只结霜的浆果在我的对面
它凿空的果核
成为我这个季节的宠物

（原载《诗刊》2002年2月号下半月刊）

用咸鱼纪念生活

庞余亮

又一个年代，又一批人，他们来到
我们中间
大喊大叫

当年我们也曾这样，如今是沉默的，生锈的
像是一群废品，被人搬来搬去
后来就搬到了一台磅秤上
再后来就被他们扔到了这里生活
还能说些什么呢？又一个年代，又一批人
来到我们中间跳集体舞
还不断地为我们流下泪水

但那是徒劳的，我们在人群中行走
就像是一群咸鱼，在不停地吐着泡沫，咸泡沫——
我们就用咸鱼来纪念生活

（原载《影响》2002年第1期）

有一片海是不能看的

曲有源

有一片海是不能看的

它悠悠远远盛着所有岁月的样子不能看
它反反复复把往事折来叠去的样子不能看
它止步于岸边又无可奈何退去的样子不能看
尤其它以夜色掩面
非语非泣的样子
更不能看了

于是
便到再也看不到海的地方
把游子的路裁下来一段
作为枕头
陪伴夜里的涛声
过夜

（原载《诗刊》2002年9月号上半月刊）

生活方式之一种

荣 荣

我是一个喜欢内心的人
我愿意蜗牛一样呆在想象的壳里
如果外面的世界不单单只是一把榔头
如果有另外的蜗牛能参与抵挡
我可以是一口缄默的池塘但现在我是一
一条河 在世俗的大道里穿行
带着些许的混浊 我保留的遐想
让我活在无数辈子里与无数人有无数过节
那都是些美好善良的人她们永远是
活着的理由 并让我

一天天更深入内心
最终如鱼得水

(原载《江南》2002年第2期)

与儿子一起等待天明

荣 荣

不是象征意义上的
天明 就是耐心地等着窗子
一点点发白 看到启明星
然后是太阳 从一点点红晕到血红
然后是金色 那么耀眼
像贫穷的眼里冒出一大坨黄金
十七个月的孩子在喊：太阳 太阳
翻身而起 这是他
盼望已久的：大灰狼不见了
老虎精藏身于暗处
恐龙留在黑夜里
这都是有关这个世界的恐怖启蒙
偏偏他比公鸡醒得更早
醒在伸手不见五指
醒在我感觉才刚刚睡下
我可不是一个无能的母亲

三十六招降儿法招招要害
甜言蜜语加牛鬼蛇神
摇篮曲再放慢八拍
他居然是世外高人不为所动
一头兴奋的小斗牛
在我的倦乏和无奈之上翻来覆去
还大声地上起语言课
妈妈爸爸奶奶爷爷兔兔狗狗
接着是馄饨包子喜之郎果冻……
与儿子一起等待天明
漫长得像等待他长大
我还得学会更多的耐心

（原载《诗刊》2002年7月号下半月刊）

岁月的跫音

(台湾) 蓉 子

从春天出发去到秋天 就像
生长在南方的花去到遥远的北方
隔着多少街巷、景点和城镇
有着数不清的里程

欣然地摔掉春天懒洋洋的气息
面向天朗气清的舒畅——
因秋天是宜于深思的季节

阔别了腻人的不想念书的春天
走过燥涸必须忍耐的长夏
那儿有令人好奇的陌生的灿烂
深淡斑斓如交响曲的枫树的红颜

不久将进入冷肃的严冬
只要有一室从容的、平凡的温暖

就不在意“凡间的流传或称颂”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上半月刊)

我想起，但我无法说出……

三 子

我想起，但我无法说出一种时光的踪影
冬天的小镇，马车在青石板上留下
彻夜的蹄声——
一个母亲在梦中惊醒，暗自啜泣
马车带走她的儿子永不复返
我心有所触，却无法为她擦干今夜的泪水
北风吹过的甬道，记忆中狭长的影子
紧闭的门和屋顶上渐渐凝结的霜迹
冬天的夜晚如此寂静又如此漫长——
马车的蹄声在少时的怅想中回荡
我生长的故地，大地上寂寞的心房
我想起，但我无法说出一种时光的忧伤

（原载《诗刊》2002年6月号下半月刊）

满月下的泪水

三 子

一粒沙子的力量来自于坚硬的内核
在阴暗处淤积、重叠，或者不知不觉地
转移。满月之夜
我听到潮水渐涨的悠缓声响
空空的杯子要被谁失手打碎？

一粒沙子的力量冲破了春天的小小花蕾
满月之夜，河水终将流向大地的低处
我知道——

那是在春天偶遇的一个少女
她曾激起了我无边的想象，而在花蕾绽放
的瞬间，她流下今生孤独无助的泪水

（原载《诗刊》2002年6月号下半月刊）

学 会

哨 兵

学会一只关雎野野的鸣叫是困难的
那得沉积一生对洪湖的爱情啊

学会一株野蒿立水的姿势是困难的
那得扎根海拔 15 米以下的洪湖淤泥啊

学会一朵白云停留湖面的飞翔是困难的
那得生长一双纵横 100 里宽的翅膀啊

学会一滴雨融入洪湖的举重若轻是困难的
那得把每一滴泪每一点汗每一滴血每一粒盐
当作微不足道的啊

学会一张网在洪湖一次又一次抛撒自己是困难的
那要在自己的内心一次又一次拉起洪湖啊

学会一叶乌篷终生匍匐洪湖的虔诚是困难的
那得奉洪湖为惟一膜拜的神灵啊

学会一盘夏莲刚刚露出粉嘟嘟嫩脸的憨态是困难的
那得与荷花姑娘举行三月的婚礼并让春天重新分娩啊

学会一根蓝丝草的蓝是困难的
那得坐湖一生啊

学会一丛芦苇忍受阳光的剥皮刀剥掉青皮的沉默是困难的
的
那得忍受时光慢慢锉除你的青春并一一装下
白发 衰老 咳嗽 皱纹 驼背和失眠啊

学会一盏渔火照亮洪湖的光芒是困难的
那得重洄黑夜子宫再投胎大湖啊

学会一位好姐姐白天鹅般的笑是困难的
那得伸出幸福的大手胳肢劳动的细腰啊

学会一片洪湖白茫茫的忧伤是困难的
那得把湖草和水鸟们的乳名一一喊出啊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昆明小街

沈浩波

我和女友
肩并肩
走在雨后的
沥青街道上
像一对
年老的伴侣

这是一段斜坡
我们往下走
从灰暗的邮电局
走向回保险公司
开着两株白玉兰的
宿舍大院

我们将经过
一条饭馆云集的小街

她陪我在那里
吃过昆明最好吃的
鸡枞菌、干巴菌
童子鸡、蘸水鱼
当然还有
堆满酸菜和辣子的
小锅米线

从北京到昆明
这一片的街道
我已经很熟悉
她更熟悉
在这里长大
变成一个美丽的女人
说一口好听的昆明话

前面的饰品店门口
两个推自行车的
女中学生
正在高兴地说话
小胳膊小腿
不停晃动着的
两条小辫子

我问她

你小时候
是不是也像她们
在这片小街上
快活地游逛
骑着自行车
上坡，下坡
摇着清脆的铃铛
跑遍了
每一个店铺

我多想变得
像她们一样大
或者更小
我多想在这个地方
这片街区
陪着你长大
陪你吃冰激凌
陪你买好看的发夹
我多想
肩并肩地
和你一起度过
那些我一无所知的
你的青葱年华

给 予

沈娟蕾

我给予房子简单的家具。

给它们灰尘，内部的衣物，书籍和记忆

我给墙壁剥落的石灰和一幅画的倚靠。

给这幅画一次流浪的经历。

那个冬天我带它回来，给它寒冷，疲倦，日复一日的注
视

和渐渐暗下来的黄昏。

我给黄昏以巷子里的行人，他们回家，行色匆匆。

我给他们家的含义。

给自己夜的寂静，漫长，空虚，一盏点亮又熄灭的灯

我给窗外两点钟的雪。

两点钟的雪压住深深的睡眠。

我给邮筒在街头寂寞的站立。

给它众多的信。

给它生命里一封重要的信，我正在
书写，无法完成。

我给这封信以童年的田埂，一只鸟
明亮地飞过。

给它第一缕光线，第一次感受到的
甜味和泪水。

给它每一次忍住的疼痛。

给它盛宴上撒下的美酒、狂欢、杯盏、车马和众多的面
孔。

给它一张孤独的面孔。

给它眼睛的黑色，文学的黑色，夜的黑色。

给它星辰。

还给它错误的，可以弥补的错误。

给它无法挽回的错误。

还有那个一意孤行的人，给他勇气，他必然的失败和痛
苦。

我给我继续写下去的力量。一种需要慢下来的节奏
再给它沙漠和无限的天国，天国的七十二种色彩。

给它人间的灯火，爱的语言和无数个黎明。

给它一节命运颠簸的车厢，角落里，有谁忽然认出我

给它一节与艾米莉·狄金森同行的车厢。

我给它月亮的银色，少女的银色。

给它大肆挥霍的青春，无穷无尽的垃圾。

给它爱情的黄金。

给它磨耗，散失，离别，最后一个黑夜和废墟。

给它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他姓氏的西班牙语拼
法。

他无名的黑暗。

这首诗是他的继续，我是他的回声。

但我并不羞愧。

我给它下一首诗，那永远不可知的下一行。

最后给它循环的水，血液，时间和它短暂的停留。

给它众多沉睡的耳朵。

给它灵魂里生生不息的音乐。

（原载《诗选刊》2002 年第 2 期）

暮 色

沈娟蕾

疲惫的父亲站在门外，陪着女儿沉默。
夜幕降临。

整整一天我在床上，在寂静的屋子里。
来回数着屋顶上的椽子，
终于活了下来。
外面是深秋的稻田，
是我久未接近的泥土，
厚实得叫人想把脸贴在上面。
虫蛀的桑叶斑斑驳驳的，
水沟旁的草丛里正开着一一种水白花，
隔天就谢了，顺水漂去。
不会有谁采一把来，插在我床头。
鸟儿在田野上回旋，
张开双臂的孩子们也渴望轻盈，
渴望挣脱自身的重量。

暮色苍茫啊，我是否还在渴望？
新月踮着脚尖，如一位苍白的姑娘
向着夜空深处努力地提升
黑暗中的泪水没有滑落下来，
我仍大睁着眼。

（原载《诗选刊》2002 年第 2 期）

归 来

沈 苇

走在冻得发硬的雪地上
我牵着女儿的小手
从幼儿园带她回家
绒帽下她的小脸蛋冻得通红
鞋底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我的沉闷，她的清脆
呼应着，像在对话
有人碰了碰我们身体，走远了
女儿忽然摇摇我，开口说
“我们班毛毛的爷爷死了”
“病的吧？”
“不是，是太老了
她奶奶也很老很老了
毛毛喂她饭她也不吃……”
我攥紧她的小手
似乎怕她丢了

天暗了下来
街上更多的人碰到我们身体
在冻得发硬的雪地上滑翔
仿佛安上了看不见的翅膀
女儿突然停下来，认真地说
“爸爸，我不想长大了！”
“为什么？”
“我长大了，您就老了
然后就……”
我紧紧抓住她的小手
发现她也将我抓得很紧
由于小脑袋努力地思考
手掌心冒着细汗，像是一块温玉
我摸摸她的小脸蛋，拉过她
带着她，走得快了些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9 期）

甜蜜的灰暗

盛 慧

明亮是一种尖叫，
我喜欢灰暗忧郁的味道和
时间的气味。回忆或者甜蜜的
起点都是灰暗。缓缓地打开……
如同一本旧书。
(在我出生之前，谁曾经打开过这本书？
在我逝去以后，谁又将打开这本书？)
书页里有我的气息，比如扉页上的字迹，
经过磨损，已经没有了光亮，
如一尾风干的鱼。
比如，我折叠的痕迹，
已经成了一道永远的伤口。
雨下了起来，灰暗弥漫。
灰暗的雨，甜蜜的雨，
擦拭着酒酿般的午后。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上半月刊)

极目远眺：豫北平原

石破天

把我虚弱的心脏掏给你 豫北平原！
对我一次次闪现白日昏光 还想拿走些什么
隐忍的泪水 像我此刻极目远眺
看见河流和寂寞的村庄 看见麒麟诞生之地
雾气又一次笼罩 像白色羽翼围拢的内心
你还在逼迫我交出什么！ 我已经空荡荡的灵魂

更远的山脉隐现 发电厂笨重的烟囱群剧烈震颤
还有什么承诺没有兑现 我只守着一根劈柴
只守着烈酒和星空 怀抱着贫穷和疾病
一阵喟叹吹向我！我看见黯淡的火焰摇晃着
在大地上燃烧 岁月崩塌的劈啪声
我像一个暗藏仇恨的孩子 窥视着深爱的豫北平原

就用一把锈蚀的刀子 在肩胛骨上刻下诗篇
刻下阡陌纵横 刻下隐忍山川的贫瘠和无限俊美

这一切我必将收回 用浩荡大地之铜、天空之银
和麦田的黄金用一腔经年醇香的浓烈鲜血
或者就把我带走 头枕龙山积雪
仰面朝天 在鲜花之床和石碑间幸福地闭上双眼

沉闷的胸膛 更猛烈的风呼啸而出
多少青春的激情如风过密林 飘飞的木叶
留下了什么 密集的灰色城镇如同苍凉墓地
还能拿什么给你 我像哑巴说不出心中的委屈
极目远眺豫北平原 我看见流水环绕山冈起伏
烈日下地平线如微张的眼睑 雾气飘浮如同泪水盈盈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下半月刊）

七月的雨水

石破天

七月的雨水 清冽的夏日花朵
往日的回忆在——呈现
雨神的车队缓缓行进 闪电和雷声
被闪烁的烈火和村庄怀念
被少女宽大的袖子 低垂的秀发
遮住桃花滴落的脸……

一切都颤动起来 温柔和委屈
啜泣声此起彼伏 谁来安慰爱情之伤
谁能带来明月
和一片空澈的心灵
雨云之下 多少悸动的纯粹和美
如同虚幻的夜曲 使天空渐渐生动
使我和一只夜莺鼓动双翼
在幸福的眼眸中 轻轻呢喃歌唱

大地在流动 光阴轻微的破碎声
树头跌落的野果 簇生密密的花蘑菇
雨水落下来
飞羽和花瓣落下来
在雾气弥漫的乡村田园
篱笆长出黑亮的果实 和蔓藤
和漆绿的叶片 雨神的双手上下飞舞
弹动屋瓦和田埂 弹动粮仓和山脉
沙枣和花生闭上眼睛 脸渐渐红起来

还有什么没有袒露胸襟
一场爱情的雨水覆盖着大地
多少黑夜的秘密在传诵 多少少女
一夜怀春 多少幸福的河流在人间流动
宁静的七月 幸福的泪水在荡漾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下半月刊)

极端的秋天

树 才

秋天宁静得
像一位厌倦了思想的
思考者。仍然
宁静而痛切地
沉思着。

秋天干净得
像一只站在草原尽头
的小羊羔。她无助
而纯洁，令天空
俯下身来

树叶从枝丫上簌簌飘落。
安魂曲来自一把断裂的
吉他，思想对于生命，
是另一种怜悯

所幸，季节到了秋天，
也像一具肉身，
开始经历到一点点灵魂。

秋天总让人想起什么，想说什么。
树木颤抖着，以为能挽留什么，
其实只是一天比一天地
光秃秃。

秋天是一面镜子。我把着它
陷入自省，并呐呐地
为看不见的灵魂祈祷

（原载《诗歌月刊》2002 年第 1 期）

暴风雪之夜

宋志刚

从十点钟开始，风提着我的衣领
像进入了谁的身体？
五楼惟一亮灯的房间是跳动的
心脏而纷纷扬扬的大雪
像深藏多年的往事
在此刻飘落，冷艳的光芒
覆盖钢筋水泥般的梦想
仍在路上——

我想听清这个暴风雪之夜
发自谁的体内？
登上五楼
风仍发出似曾相识的响声
门虚掩着，一个人正用被划破的手指
拾取锋利的碎玻璃……
一阵急停的风吹开桌上的诗篇

此刻，天空像一个巨人
弯下腰来
给我看它的黑暗
像多少年后，另一个人给我看他内心的颤抖。

（原载《星星》2002 年第 5 期）

夜半胡琴

苏 敏

这出秦腔唱到中间开始落雪
舞台下面摇晃的暖帽
在雪中渐次消散

密织的锣
急促的鼓
没有停歇
噢，雪越下越大
舞台上古人的春天
没有停歇
书生摇着扇子逛进花亭
小姐甩着水袖月下赠银
凄婉的胡琴
忠实地陪伴一桩
夜半才团圆的爱情

雪继续下着
不管有没有人看见
不管有没有人陪伴
继续下着

（原载《兰州文苑》2002 年第 5 期）

灾年纪事

苏 敏

麦黄了冰雹来了
王二叔的镰刀
还想挂住一朵过山的云
做一顶新包袱呀
陪十八岁的女儿出嫁

八月十五卖骗马
腊月初二娶亲的黑驴挂着红花
大年三十灯不熄
雪花开始撞门啦

一只麻雀向最高的枝杈上蹦了蹦
去眺望丰年呀

（原载《兰州文苑》2002年第5期）

六十年代的自行车

孙文波

妈妈买回一辆红旗牌自行车，
使我结束对别人家有自行车的羡慕。
当她下班，才轮到我骑上它，在院子里转圈、上街。
我喜欢把它的铃铛摠得乱响。一个时期
它成为我的玩物，使我见到熟人
腰都比平时挺得直。一次在西郊体育场，
骑着它我沿着跑道飞驰，我的得意遭到几个小子的嫉妒
他们把我拦下来，让我把车给他们，
我没有答应，与他们打起来；
我就像一只老虎保护自己的幼崽
没有让他们拿走它。所以很多年过去
它仍在我的眼前闪亮：镀铬车把、回链刹、二八圈。
我看见自己骑着它在铁路新村周围的路上
转来转去，身边的事物纷纷后退。

（原载《星星》2002年第6期）

鸭舌帽

孙文波

一张照片被翻出来。照片上，
我们一家：父母、两个妹妹和我。
他们表情庄重，只有我嘴噘起，一脸哭相。
这张照片摄于我六岁或七岁那年，
在成都八宝街红光照相馆。
我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头上的鸭舌帽；
粗呢绒布料的方格帽子，父母不顾我反对买给我。
那时，电影上特务（叛徒）都戴鸭舌帽。
谁愿意像一个特务？我害怕同伴说
我是蒲志高或王连举。我不愿意
他们做出缩脖子，用鸭舌帽遮住眼睛的样子嘲笑我。
梦想中，我要成为另一些人，
穿着铠甲骑在马上挥舞长矛的岳飞、赵子龙。
可这是我表情最生动的一张照片。
它使我多想回到六岁或七岁，

牵着妹妹，在父母带领下走向照相馆。

（原载《星星》2002 年第 6 期）

十二月十四济南遇雪

孙学林

今夜 济南城的大雪
只降在经七纬二路上

站在第十八层楼上
看纷纷的雪片
从记忆的深处
从蓝灰色的大海上
从十年前的天空里
匆匆赶来 为着这
人生无法诉说的情结

雪花迷茫着路边的灯光
深深的雪夜里
大街上空无一人
整个城池都在雪中睡去
只有你和我醒着

如一笼燃烧着的篝火
孤独而又热烈
你苦涩的泪水
冲开岁月的归路
让我看清生活里
那一道道编着荆棘的栏栅

今夜漫无边际的飞雪
围起岁月圣洁的屏障
使我的每一根神经
都在仔细地谛听着
雪落在树枝上的声音
雪落在大地上的声音
雪落在雪花上的声音

今夜的飞雪
只降在经七纬二路上
整个世界都在雪中睡去
只有爱醒着

（原载《诗刊》2002年6月号下半月刊）

一个机器坏了

谭延桐

一个机器坏了。就在我们最忙最累的时候
一个机器就一声不吭，怎么也不听我们的劝说了
一个机器再也不能帮我们
完成计划中的事了。我们的计划那么多，下一步
该怎么办呢？把我们当成机器，代替他的工作
还是另外再物色一个机器呢？

这是一个机器年代。没有机器
可怎么行呢？没有机器的年代，
算是一个什么年代呢
就像没有演员的剧场，算是一个什么剧场呢
就像没有表情没有动作的演员，
算是一个什么演员呢

机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演员
这样一个好演员，我们却懒得为他鼓掌

甚至，懒得把我们的感情给他哪怕一点点
我们都太瞧不起他了。都太瞧不起我们自己了
因为我们也是一些机器。在机器的眼中，
我们也是一些毫无生气的机器啊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给那些机器
和我们自己，重新命名呢？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帮我们自己完成我们自己的再生产呢

（原载《诗歌月刊》2002 年第 7 期）

总有一种生活让我们心如止水

天 骄

昨天，我路过东平路
树木葱郁，一个旧相识
想不起名字，就擦肩而过
我习惯于这样
和旧时代的繁文缛节
擦肩而过，就像我随手
掐灭一个烟蒂，用力准确
这一切，是多么
简单而幸福！

十年前，我在东平路
我说：上海，这个腆腹的过客。
我所说的上海
只是一具灵魂，或是
科幻电影中的庞然大物
也可能是我自己

和那个叫上海的城市无关

昨天，我路过东平路
一个玩牌的把七张牌倒扣
他叫住我，居然说：
请你说出生活的两面。
我发现他有一种
被生活浸泡过久的
恬不知耻的冷静
恬不知耻的冷静
和恬不知耻的悲情都是不对的

我拐过路口
把手中的两枚硬币
高高地
抛向空中
我可以接住其中一枚
却始终没有
伸出手去

（原载《星星》2002年10月号）

鲜花有暴力

天 骄

万丈红布
高悬头顶

鲜花有暴力
开放于盛大的原野
此时，只有我
长久昏迷，不愿醒来
只有我能
听到烈日在群山之巅
在疼痛的水面
纷纷炸响

我把死亡
死死捆绑在我身上

万丈红布

来为这赤脚五月取名
走上为我而设的火堆
鲜花有暴力
把这火
举过头顶

初生的美，美而有罪
我长眠不醒
用昏迷，或者泪水
才能将之赦免

（原载《星星》2002年10月号）

我们暂住在地球上

天 乐

我们暂住在地球上
我的暂住证丢了 或者说
我根本就没有
连身份证都是假的

我会被赶走
地球不再是我的家了
我要去寻找我的家了
我撅着嘴，充满幻想

驱赶者一次一次的演说
把我通缉
我的照片贴满了大街小巷
小孩子也仇视我
我想到哭与自杀
想到了还没有毕业的姐姐

我撅着嘴，充满幻想

我去找以前的好伙伴
差一点被出卖
逃跑与悔恨冲向黄昏
筋疲力尽的眼神分割着泪水
黑夜呀！我还是个无知的孩子
我撅着嘴，充满幻想

地球不再是我的家了
我要去寻找我的家了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总会有人欣赏我

天 乐

欣赏我的人
可能不住在地球上

我曾经试图去寻找
我放弃了 幸好
我还拥有色彩 玻璃碎片
女人上三楼的脚步声

音乐让我相信自己的前生
是个逆子 一个破坏太阳的人
他们派修理旧收音机的人
与我谈话 劝我改过自新

我说过 我是蓝色的
不是天空的那种蓝

我梦见过欣赏我的人 他说
我的固执源于我的灵气与率真
或许我被他迷惑 被这个梦迷惑
但我宁愿相信梦 也不相信你们

我还是把欣赏我的人给丢了
因为我根本没有拥有
我的哭声
影响一只杯子一生的生育

其实 我对你们的憎恨
无能为力 我把骨头按着顺序
放进肉体里 你也能看出来：
我在实验暴力

欣赏我的人
可能要路过地球一趟
我为他安排了盛宴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村里的事

天 乐

这条狗刚回来
主人急忙从阴暗里走出
黄昏在煤油灯里煎熬成黑夜

黑娃的红领巾很脏了
红领巾被姐姐打成了死结
姐姐知道把娘也叫做妈妈
娘昨天给外婆割了二斤肉
让村里的顺子顺手带过去

村子有一口长了绿胡须的井
井里有一只戴博士帽的青蛙
善良的青蛙很孤独
很孤独地谈着恋爱

村里的老师打人很凶

比这只咬人的狗还凶
父亲不同意我这样比喻
母亲刚笑完后
狗就跑回来了

隔一段时间村子就会死人
死人了总有电影可以看的
好看的让人一生很难忘掉
毕竟很难忘的事没有几件

也有例外的一些事发生
豆娃开着新买的车进城
车在当天傍晚就回来了
都过去十几年了
豆娃还没有回来

昨天还与妈妈谈起这些事
妈妈哭了
她说她想起了姥姥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黄 河 黄

田 禾

一条大河源远流长
黄河以北 黄河之黄
黄皮肤的儿女
守在河边 拼命织
那张叫生活的网
黄 只有喝过黄河水的人
才知道 黄
是一种什么滋味
因为每一根血管是弯的
黄河才永远是弯的
因为人种是黄的
黄河才永远是黄的
天底下也只有这条河
是黄的 再没有别的了
尽管一些人死去 另一些人
又出生了

万物变了又变
黄河 它还是黄的

黄河黄啊
黄河黄

(原载《诗刊》2002年7月号下半月刊)

看 戏

田 禾

山路上
密密匝匝的脚步声
有人呼出熟悉调调
戏味便开始
从这里
响到台上

旧的门楼
黑的瓦
百年前的台柱
百年前的戏文
最新的
是孩子们身上
才穿的衣裳
那龙袍里裹着的
皇帝

就是邻家的主人

好戏

要唱过正月十五

唱戏的吃罢元宵

照他们回家的红灯笼

挂满了街道

（原载《诗刊》2002年7月号下半月刊）

反复写到了春天

田 人

一生中反复写到的词很多
风停了，雨就会来
雨来的时候，也许就是春天来了
一生中反复写到的春天
有时候是走在春天里写到的
有时候是在别的季节里写到的
可是春天总是没有固定的春天

一个人在一个深夜里写到的春天
样子是不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
一个人在一个暖冬里写到的春天
样子是蜜蜂的样子吗
一个人在一个花开时节写到的春天
样子是一缕光吗

一生中反复写到的词虽然很多

但是我只是反复写到了春天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上半月刊）

梅 城

王昌忠

一场雨就能淋湿的
一只鸟儿就能衔起来的，小小梅城
在一山之隔的江滩滩上
谁会领你躲过这个喧闹的春天
你不能来不及开放就凋谢了
不能比记忆里的比一张纸上的伤疤更伤痛
被时间搬运，但你不能再往回走了
小小梅城，我还能在一本县志里把你等到
从一叶渔火的舱里走下来
小小梅城，你以富春江水洗头，把富春江水
在一个旱季饮干
我们一同在青石块的短城墙上散步，凝望月亮

江南经过时踩出的一个小小的脚印
爱情和云朵的小小的唇痕：小小梅城哟
你拐走了我多少瞬间的一瞥

一个人疲于生计，多想携梦境在你深深的腹地
沉睡一生，就与你差不多
小小梅城，我偶尔的回想一段短短的折枝
起风的时候
我要把你插进江南的小雪里。水燃起火来了
我要你成为灵魂的梅园，把我烤得再温暖一些
把诗里的铁和冰烤化

（原载《阳关》2002 年第 5 期）

雨 景

王大方

变脸的天空挤出二月的哗哗泪水
被斜风研磨成粉粒般的东西
如大军齐压压地扑向去年没有死去的叶子
和今年依然行走路上的人们。

没有扑腾的鸽子 天空沉闷得
像灰色的信封。没有孩子
在细小的脖子上戴着红色的织物
我觉得我和诗篇一下子衰老了。

潮湿的气味到处走动 并无孔不入地
嗅出我们身上的记忆如污秽物
拥塞我们的胸部和头脑 并和错误一起
渗入还没有到来的新时光之中。

一年之中有好多这样的日子

于是我们不提防地让心底的忧烦和惆怅
独自跑了出来 与眼前的光景
相视而坐 而天提前暗了起来。

雨仍然像马队一样在大街上缓缓而行
明天我将忍痛卖掉二十五年的工龄
在未来的雨景里 我的背影
是否消瘦的如一粒被谁丢弃的旧时代的纽扣？

（原载《文学港》2002 年第 3 期）

异乡人之死

王夫刚

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面
人民公社懒懒洋洋，高音喇叭里
播放着笑声不断的相声。
被高高吊起的异乡人
他低垂着脑袋，半昏不醒的样子
无人理睬。他是个缺乏诗意的
流浪汉，路过人民公社
但不该把手伸得太长。
面对烈日，唾弃，异乡人沉默着
像个哑巴（或许就是个哑巴）
在上学的路上，我看见被高高吊起的
异乡人；在放学的路上
我看见异乡人的身上落满苍蝇
越来越多：目睹一个人的死
是恐惧的。我，时年十岁的
小学四年级学生，不明白的事情

太多，而愿望，我是说
乡村孩子的愿望，总是被拒绝
在日记中，我曾盘算着
给他的家里写封信，但没有谁
能说出他的名字和地址。
如今，人民公社已改称乡镇
掩埋尸骨的荒岭已变成一座
欣欣向荣的砖瓦厂，但无论机器的
轰响，还是工人粗俗的玩笑
都不能把他惊醒，把他
送回父母身边。被高高吊起的异乡人
对于老家，他音信杳无，下落不明
似乎还有点传奇意味；对于我
则像一团晃来晃去的阴影
不断加深着成长岁月的荒凉色彩
不管怎样，异乡人之死
这是一个伤心的话题——我目睹他的
死，但至今无法通知他的家人

（原载《进行诗刊》总第4期）

河沿两边的树

王太文

河沿两边的树的根部，浸在水里

三五成群的树，从不同的地方出发
千里迢迢，都在这儿停下来
把风尘的足，蘸进河水

一条河像狭长的器皿
盛满了水。流动的水，这样清澈

经过这儿的树，都停下来
不约而同，沿河岸排列得这样整齐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河南以南

温 青

河南以南 群山之北
在诗歌本已生长的乱石与锈土之隙
我的行囊装进了青草的芳香 想象之鸟的清啼
幸运的流浪者用双足狂欢

自然之神洞悉了所有的苦难和颠簸流离
报以鲜花 青藤 白云和流水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难开的灯

巫 昂

我有一盏台灯
至少要按三次开关
才能把它打开
我一直没把它修好
以前在等着一个懂电的男人
现在是习惯了麻烦
这几乎等于
在男人和麻烦之间
我更容易习惯麻烦

（原载《诗歌月刊》2002年第3期）

海子在昌平

徐 鲁

除了在清晨
去郊外看看那些鸟
除了在深夜
想想故乡
听听沉闷
和疲惫的火车叫
海子在昌平
是孤独的

幸亏还有苇岸
来谈谈散文和诗歌
但他那素食主义的道德
和他那有气无力的语调
实在让人受不了
海子在昌平
是孤独的

所有的女友都在天边
不是在额济纳
就是在德令哈和拉萨
她们从来也没有感到
有一颗心
天天在为她们燃烧
海子在昌平
是孤独的

你以为以梦为马
是浪漫的吗
不。当深夜里
突然从梦里惊醒
想起年老的母亲
他听不见嘚嘚的奔马蹄音
能听见的只有自己的心跳
海子在昌平
是孤独的

1999 年冬日某一天
我来到昌平
在法大校园里住到后半夜
我也深深地感到了孤独
这是因为在昌平
已经没有了海子

就连那个善良的素食主义者
也像一根脆弱的苇草
回归了大地的怀抱

昌平的月亮是美的
从山海关吹来的风
却那么凉
甚至，也看不见
飞鸟
甚至，也听不见
一声
沉闷的火车叫

（原载《芳草》2002年第2期）

北京的春夜

徐 鲁

是如此迷蒙的春夜
是如此温馨的春夜
百合的芬芳浮动在空中
如轻轻飘散的音乐
这是林徽音的北京
这是徐志摩的春夜
新月初升，二十四番花信风
正在远处轮番吹过
仿佛有许多话语
可以向你诉说，当我的手
和你的手轻轻相握
而我为什么突然失语
星河不宽，却难以渡过
就像激情的手指
刚刚触到琴弦
又顿时变得沉默

你美丽的长发在夜色里
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你羞涩而迷醉的目光
比花瓣上的露水还要清澈
啊，今夕何夕，仿佛
昙花一现的精灵
天空无痕，而鸟儿已经
从梦中的天空轻轻飞过
那么，许多年后的
某一个夜晚，谁将
重新记起古老的北京
这个美好的春夜
那微微战栗的一瞬
像记起错过季节的
一朵落花。像记起
从时间之树上飘落的
一片静美的落叶

（原载《芳草》2002 年第 2 期）

后花园点灯

徐 伟

天蒙蒙亮
我和秦可卿试探着走出来

红楼一片早已焦黑
满街疯跑的人直奔天香楼
谁碰落的青花茶壶
黄色的黏液洒上琉璃

都忘了
清明是祖宗的祭日
西厢里停放的土材
油得漆黑烧得漆黑

中堂的泥菩萨
从头到脚又扫了一遍
愈敲愈响的风声

噼噼啪啪地跳在窗纸上
冬日下精光精光的树干
冻得闺秀们没了知觉
猫儿戏玩坠落的野枣
瓦砾间走出黑红的百岁蜈蚣

可卿救我
姑娘们拔簪倾囊
金子银子香袋玉镯
一个包袱抛出西厢

到这儿来顶着雪走
后花园的灯笼还在闪亮
纸捻儿“滋滋”作响
烟气腾上半空

我和可卿
白雪擦净了身子
拨亮的灯笼火光
它温暖着我们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下半月刊）

我一直想穿过这条马路

轩辕轼轲

我一直想穿过这条马路
走到对面的那个电话亭
然后给你们一一打个电话
告诉我已经成功

但是现在我开始怀疑
眼前的这条马路
是不是多年前我想穿过的那条马路

那个电话亭是不是还孤零零地呆在雨中
你们是不是还在远方握着听筒
这么多年来
一直为了等这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原载《诗潮》2002年第9—10月号）

祁连山上的雪

雪 潇

只要抬头看一眼祁连山上的雪
西凉二字 就像一匹白马掠过心间

在大地之上 在天空之下
祁连山上的雪
像一个远古的高人
灰云的眉毛下一道冰冷的目光

冰冷的目光来自远古
它的背面是一条浩荡的黑河
一路上碰到了四个古城——
敦煌 酒泉 张掖 武威
像一根长蔓牵连着自己的四颗苦瓜

祁连山上的雪
如果不是一柄北方胡人恨的弯刀

搁在我们的冰凉的脖子上
就是青海的藏民朋友
表示和平与宁静的哈达

（原载《诗刊》2002年1月号下半月刊）

大漠击石

雪 潇

太古的寂静
长河落日的大漠
静得沙子们都想鸣叫

一块石头扑向另一块石头
爱的意思 寂寞得
要通过打击来表达

在大漠击石
手的意思和风一样
和拂过春天麦地的风一样

那遍地沉睡的马蹄声正在醒来
因为有人
正在叩关

（原载《诗刊》2002年1月号下半月刊）

九 眼 泉

雪 潇

九眼泉从九个方向注视着嘉峪关
其中有一眼 是投向英雄的秋波

眼观八方 嘉峪关用九只眼睛观察着中国的西陲
其中一只白天的眼睛盯着狼烟
另一只夜里的眼睛盯着烽火

九眼泉 九只眼睛里肯定有一只属于英雄的回顾
英雄的回顾里 妻儿老小的影子被泪水模糊

九眼泉 万里长城一路护送你来到河西
九眼泉 荡荡黄沙静静地落在你的周围

（原载《诗刊》2002年1月号下半月刊）

成 都

哑 石

我的悲哀、义愤是多么无力！
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
我咳嗽、度过一个个平淡的日子
我多想逢人便喊：“成都呀
你是颗时光渐渐掏空的寒星！”

西郊。光华村农贸市场。
秋日懒懒照着肮脏的防雨棚。
我一面与菜贩子讨价还价
一面想起昨晚写给阿密的信：
“亲爱的 这城市有些怪了
它使所有的梦不再像梦
它在我眼里只是座虚构的城……”

菜贩子狡黠地对我笑着
谁知道呢？城市的另一端肯定起风了

而且我要说：请粗悍地吹吧
吹到这里来 吹透万物的心脏
请把那里的灰烬吹得干干净净！

当返回潮湿、低矮的寓所
我已变成舌尖上长满铁锈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我接触了什么？
我只不过在这座虚构的城市里
走了一趟 只不过无声地
抚摸了她藏得不深又紧的疼！

（原载《新城市》2002 年第 5 期）

二月的阳光

鄢家发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 隆冬时节很冷 很阴 很潮
一整天一整天的浓雾老是散不开去
钢铁水泥 和堆满故籍的小鸽楼像茫茫大海的
一叶孤岛

渴慕阳光 偶尔一次朋友的相邀 相聚
也会带来光亮 朋友是茶楼 公厕 酒肆
君子 谦谦 小人文痞 狐朋狗友 互为攻讦
也互为雨露阳光 本性孤独 嚎叫是无奈的
最好的逃亡 我与他们近而又远之
独处时 往往令我无限回想……

玩几行文字换一顿酒 酒后又是一篇
绝后文章 酒大伙儿喝 钱兄弟们找
泡吧身子越泡越软 跑摊的腿越跑越长
几日不见 一二弟兄酒后消失不知去向

夜酒吧咖啡屋桑拿房 这座城市不夜的灯火
阿富汗轰炸的机群 刚在上午的晚报上作秀
比不上女红星咿呀一唱 火爆的年代
摩天大楼下 美丽的垃圾场 欲望与生机
漫长的冬夜 我看到 二月都市的几片灿丽的阳光……

(原载《山花》2002 年第 9 期)

六合豆浆

鄢家发

六合豆浆 在城的东门 大慈寺路四十二号
此地先为远朝的寺庙故地 后重建影院茶楼
东风婚纱影屋 镭射电子游戏场……

生活的日新月异 早上一杯豆浆
这座城市的变化让我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我目光如豆 晚上 一杯豆浆
二十多年前 我就在这儿来来往往
早上夹着一个纸袋上班 晚上 抱回
一堆文稿 这编辑的生涯让我越走越窄
越走越长 已快到休息的年岁还让我余热燃烧……

六合豆浆 小姐 请少放一些糖
午间后的豆浆店 空空荡荡的清爽
雪白的浆汁 绿色餐桌时而让我看到
我故乡山地二月的雪和那绿绿的豆苗

红色的 白色的 蓝色的花 轻如蝶羽
和我姐姐冻红的脸庞 早春的寒冽
我父母亲为什么过世很早

这座城市我已生活了四十年
少不入蜀 老不出川
心累心跳我仍做着外乡人的梦
美丽的陷阱 啊外省外乡远来的小姑娘
绿色的环保 早上一杯豆浆
祝你永远年轻美丽 永远健康
六合豆浆

(原载《山花》2002 年第 9 期)

城市猎手

鄢家发

在临近我家的不远处 有一个空荒着的都市院落
后来辟成稼轩茶园 这有点儿宋词里的诗意
四围是高楼 园里一片油菜地开着嫩黄的花
还有几束二月的阳光照耀 我常去领受阳光
时而 会会文字朋友 自由撰稿人 报社记者
广告商 主持人 文刀墨匪 酒鬼赌徒……

有一回，我同教授去吃茶 经人介绍认识了
一位叫裴军的朋友 圈内呼他曰：匪军
此话不假 他曾窜进影视界扮演过匪军甲
画画 卖过不少假画 长发披肩 酷削的脸
长出酒癍青春痘 此君是广告策划高手
报界媒体远近有名

他爱豪赌 喜好和美女们在一起
温柔的猎手 搓麻将十赌九赢 情人无数

美女成群 朋友说他重色轻友 他就会请你
去喝酒 洗桑拿 但小费自理
我看过一篇谈美人的文章 文笔丰润
不乏新意 抒情洞察着人性美丽的深邃

好久又没去稼轩了 后来听说裴军出事
酒醉高速路 车飞出了他烂漫的想象
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女助手亲爱的小蜜
许多朋友叹息 这稼轩茶园要清冷一阵
看不见裴匪身边的那些美女……

稼轩园去年拆毁 我路过那儿 心一阵胆寒
谁让我想起宋词的柳永 城市的猎手
今宵酒醉何处 残 月 晓 风

(原载《山花》2002 年第 9 期)

站错了站牌

严 冬

被时间抛进城市的深秋，一个人
睁大眼睛醒在午夜的街头
公交车快速消失。一出戏剧正悄悄掀开了帷幕
是悲？是喜？星光下，一人独舞

重复着别人，躲避着自己，脸上
写满了夸张的尴尬
站错了站牌，是否意味着永远
无法到达？

秋风拒绝哭泣。那个落马的戏子何在？
闪着诡谲目光的路灯
不怀好意地笑着。我们是否该打碎它
重新调整、安排？

方向消失了。一个回到孩提时代的人

举着偌大的站牌，如同
举着一支苍蝇拍，用力拍散
那些落进心灵里的阴影和尘埃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下半月刊）

盐

严 冬

静默。一粒盐
投入大海，母亲的胸怀
滋养了生命与爱
说吧，说爱吧
初次见海的人，没有理由不流泪

纸船。黑色岛屿。阳光
是唯一的渡者
跪陷沙滩，倾听海的喻示：死亡
即是永生。鸥鸟的
尖鸣，点燃

夏天的海。一个天真的孩子
预言：暴风雨及渡者的去向，白天比夜黑
盲者
看见浪尖上的闪电

超度众生

含一口海水，就听见血液里的盐
呼啸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下半月刊）

纳 木 湖

阳 飏

海拔接近五千米的纳木湖
神和羊秘密联姻的圣湖
——纳木湖属相是羊
恍若一面镜子里的镜子
从镜子里向外凝望的纳木湖
人类创世纪初的某个早晨
蓝得失去了重量
念青唐古拉山或是一位代代相传的银器匠人
打霜打雪打时间打白银
把这个薄薄的秋天打制成
镂空花饰的纳木湖的形状
纳木湖，十万只白羊从你十万片经石中
侧身回到人间
其中一只失群的白羊
正从念青唐古拉山风雪兼程地往下赶着

（原载《扬子江》2002年3月号）

狼

阳 飏

上千公里的青藏公路线
没见一只狼
真想见一只旷野中的狼啊
远远的，最好跛一条腿
更有英雄气概
晚云猩红
恍若狼族为这个世界贡献的血
这只狼沿着山脊缓缓走去
一跛一跛地驮负着过于沉重的天空
额上有刀伤的落日
用一个王朝的历史删改了自己
一种被奉为神鹰的飞翔动物
用比黑夜里更黑的翅膀删改着死亡
一只跛腿的狼
行走在西藏的天空下
仿佛替人类驮负着

某种光荣与罪过

（原载《扬子江》2002年3月号）

小小村庄

阳 飏

小小村庄

一位民间女巫的女儿和一座上几个世纪的灵塔

构成某种和谐

经幡引路

眼含被风吹皱了的江水

她从来没有去过对岸

只是有一次看见对面峭壁上掉下一块巨石

如同一位笨拙的佛回到了人间

小小村庄

好似她的祖先挖窟开地的时候

就把她遗留在这儿

（原载《扬子江》2002年3月号）

月 之 华

(台湾) 杨 平

1

你守着夜
而我守着你逐渐倾斜的
神秘谷地……

2

以几乎透明的迷惘
静静感觉着
落地窗外，亚热带的蓝

3

“驶往星星的列车要开了”

有人在梦中呼喊，有人在梦之边缘
期待，又期待……

4

窗坛上的闲花
悠然落下
昨夜心头的一点，暗香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青 州

杨如雪

有整整六年我生活在古代的青州城
一个三分钟小站
千年雾浓，花雨缤纷
回家，或出门
我总是徒步
迎合黄昏梧桐树的慢节奏
低着头，青石小巷拐角
或许有唐宋元明清遗落的碎银子

我怀着孕，整整六年
脸上的蝴蝶斑
比如今的梦的碎片还要美丽
而母亲的生涯永是等待的生涯
院子里的犀桂树，收到花折子的朋友们都说
香飘几条街，围绕环坐着
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清风菩萨

大海众菩萨

终于到了走的时辰
你们，我忠实的护法神
唱着异国他乡的骊歌

至今仍不知道词曲的作者
纷纷隐形，一张合影
一杯酒，一句话
凝聚咒语的力量
声声祝祷吉祥
而如此频繁地穿越时光隧道
城啊城，如此频繁的旅行
会把人的容貌变得怎样？

（原载《诗选刊》2002 年第 2 期）

我就是人们常骂的

杨如雪

我就是人们常骂的
那种负心人
趁命运昏迷不醒
爱神病危之机
我跑掉了，不能空口许诺
有朝一日再回来重新爱你

虽然日夜被记忆煎熬
除了赔上一些眼泪
心儿早已飞往他乡
兄弟姐妹中
谁没有未偿还的旧债？

爱突然就消失了，你真不该离开
另一个神
代替了原来的神的位置

奥林匹斯的春天依然长青不衰

我的一生都在背叛
人们爱在记忆中珍藏
美好的瞬间，我也曾试过
在无花果和葡萄藤上
嫁接
另外的枝枝叶叶

爱突然就失败了
你真不该死去
很多喜光的飞蛾扑火

那抱着你身体正熊熊燃烧着的
火堆
而我走得远远
躺在另一个男人怀里哭泣
遵照你的嘱咐

（原载《诗选刊》2002 年第 2 期）

早晨的投影

杨森君

我看到了这个春天第一只纯净的小鸟
白腹，黑羽，孤单的小鸟——
它在一根长长的枝节上跳来跳去
太阳高出窗台
那棵树连同小鸟的影子
从窗玻璃上泻了进来

这个春天的早晨
我在书房里埋头写作，一小块黑色的影子
在木质地板上跳来跳去

（选自《人民文学》2002年第9期）

午后的镜子

杨森君

迷离的光线与停摆的钟之间
一扇获得了宁静的窗子变得幽暗

它构成空虚
它在我脸上衰老

旧木上的黄昏
移动着花篮悬浮的影子

我已习惯了
眼前可能掠走的一切

我在墙镜的反光里，看到了
慢慢裂开的起风的树冠

（选自《人民文学》2002年第9期）

波音 737 纪事

杨晓民

我第一次从大地上加速上升。在飞往大武汉的途中
在隐约的火把中
我穿越无量寺村久未呈现的浮华
我看见机翼上的灯火过于纤弱
我的爷爷、三伯、小妹在无量寺村熟睡了
闭上眼睛，我感到痛苦一点点麻木
飞行匀速向前
我倾斜着，怀着一种下坠的茫然
黑色的安全带越束越紧
从金融街出发，新经济学派的重心高高在上
1990 年，从武汉到北京的列车上
我面部灰暗，思念窗玻璃外脆弱的田野
我在摇晃中变得困倦
当时一架波音 737 在我的头顶呼啸着
我从此开始了对它的仰望
我把它吐出又含在了嘴里
如今，它把我带到 10000 米的高度，在大牛市的天空

我的舌头饥饿得“啣”的一声
我想起一大片乌鸦落在无量寺村的麦地里
和拾穗归来的人们一样，我在波音 737 的后座上
欣喜若狂
这就是我的天空吗？波音 737 是疯狂的
我却空前的孤独。像波音 737 轻轻的影子
我在步入熊市的飞机上百花齐放
直至在飞机里听见了地中海一架波音 737 的坠毁
我不知道如何为波音 737 悲伤
波音 737 的一个兄弟在空气中融化了
我心中的花瓣加速陨落
我也为同类不幸的命运唏嘘不止
我爱波音 737，它却是虚无的
远离波音 737，它却是真实的
歌唱波音 737，它却让我感到绝望
一只蛇缩在大地的草丛里，我俯视它的妄想
比如盘绕于波音 737 上的那类妄想
波音 737 飞越沸腾的长江时，我把心律调到低音
波音 737 快要到达了，我的记忆在减速中变得悠长
一只小鸟停在水边
我多么想穿过飞行的制度和它惜别
波音 737 滑过南湖机场时
我正凝视窗外的街景，我拼命在飞机触地时站稳脚跟

（原载《诗刊》2002 年 1 月号下半月刊）

玉龙雪山

杨晓民

那只鹰经常出没在雪峰上
我却没听过它的叫声
也未寻着它留下的痕迹
在金沙江南岸的香格里拉
在国家地理杂志的铜版封面上
我看见了地平线上一片潮湿的倒影
多么尖锐的高度
一只闻所未闻的鹰
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孤独！

（原载《诗刊》2002年1月号下半月刊）

患直肠癌的祖父

杨 邪

患直肠癌的祖父，用他的学识
从主治大夫手里鬼鬼祟祟的病历上
早就看出了破绽，早就知道他自己
是个惨遭不幸的，直肠癌患者

可是手术室的大夫们
必须履行，他们的职责——
我看见祖父躺上手术室的那辆躺车
被怒目的护士小姐推进
检查室，而后她草率拉上玻璃门内的布帘
而后出来，反手砰然关上了大门

透过布帘上方不规则的间隙
我看得见戴绿色卫生帽和绿色口罩的，几个脑袋
又透过，大门上方气窗玻璃的一个小小的缺口
我听得见一个，让祖父脱下裤子的命令

还有接下那对祖父极度不满的，嘟囔
和布帛，迅速磨擦过大腿的细微声响……
一根手指，在我的想象中
粗暴地，深入了，祖父的，肛门
摸索半晌，接着，迅速拔出
——我听见了祖父的呻吟

有两个绿色的脑袋，晃了一晃
在我的想象中，又一根手指
蛮横地，深入祖父的，肛门
探索一阵接着迅速，拔出
——我听见了祖父的呻吟

而在那两个脑袋对祖父体内的病灶
它的大小，它的位置与深浅，达成共识
之后，另外一个脑袋也晃了一晃
在我的分析和想象中，那个实习生的
笨拙的手指，也艰难地，深入了，祖父的肛门
在胡乱探索一通后，他的手指，慌张地，退了回来
——我听见了祖父提高了的呻吟

几分钟过后，大夫们出来
我看见，祖父站在躺车前用他
往常屙屎后的姿势，一条一条往上
拉扯他的裤子，只是

盯着清洁盆中的三只，乳胶手套
祖父的双手，有点抖抖索索
只是，一向体态健朗谈笑风生的祖父
突然变得目光涣散，老迈不堪

患直肠癌的祖父
曾是地主大少爷和人民教师和
总是胜券在握所向披靡的牌桌高手的祖父
为了对抗死神的逼迫，而彻底
放弃了他的一切尊严
并且在手术几天以后，和死神，开了
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并没有屈服于
病变的直肠和，业已转移扩散的癌细胞，而仅仅是
屈服于那个小小的，年久失修的心脏
他的遗容上分明保留着一个，诡谲的微笑
我知道，这个微笑它应该
叫做，讽刺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9 期）

失踪的林地

杨子云

“许多年后
我终于明白林地失踪的真相
那孤僻的区域
在我很小的时候
一次和父亲一起见过”

“那时是冬天
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那片林地
之后我再也没有找见类似的地方
那孤僻的区域
我不停地问过许多人
人人都说不知道”

四十年后
父亲重新回到他出生的村庄
在日记中，他写道：

“一切景物都变了
在 1959 年的冬天，那些树
从此消失不见”

“我的大哥也是砍树的人
他还帮忙把木材拖到沅水码头
那些被遗弃的孩子
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那个微风轻吹的九月天
我和父亲在遍地野菊花的老屋场漫步
一些纤细的花粉
以每分钟十米的速率冉冉升起
它细腻的语言和父亲的沉默
使我疼痛

父亲说：“那是梦一般的林地
凡是见过它的人
就一辈子也别想把它忘记”

（原载《文学港》2002 年第 5 期）

之 间

叶延滨

在我与太阳之间是大海

大海就是一片希望的蔚蓝
是阳光的荣耀泼洒的粼粼金光
是阳光的彩线织成的虹霓
在辉煌的太阳之下
我的梦想只是一只躲藏着的贝壳

在我与鸟翅之间是大海

大海就是一片自由的白帆
是白云的诱惑让远方变得亲切
是浪花的鼓动使风帆涨满勇气
在自由的鸟翅之下
我的梦想只是一簇飞溅的水珠

在我与宿命之间是大海

是大海深不可测令人必须勇敢
是美丽的失败让人生可爱
是卑鄙的成功让命运可憎
在宿命的捉弄之下
我的梦想只是一块水中的礁石

在我与你的唇之间是大海

大海每一滴都是痴恋的苦涩
如果是泪水哪里是泪眼
如果苦海无边回头何处有岸
在苦涩的爱恋之下
我的梦想只是另一片无际的海！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11 期）

一个人在城外

叶延滨

一个人在城外
这个人是我吗，也许是你
也许是我也是你

一个人在城外
他因为春天到了
他带着铁锹和镐头来到城外

他使劲地挖掘
他不像一个播种者
他倒像是一个找寻宝物的家伙

“对不起，我不是盗墓人
我是来找我的耳朵
被现代风刮掉的耳朵……”

上帝笑了
所有的小草拱出地皮
竖起尖耳朵，听上帝的笑声

阳光之矢
在笑声中折断了
变成眼泪挂在小草的尖耳朵上
一个人在城外找耳朵
当他回城的时候
小草的眼泪打湿了他的裤脚！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11 期）

痛苦

叶延滨

谁能看出女人内心的痛苦？

女人们天生就是一群

藏匿痛苦的精灵

她们的脸上厚厚地覆盖

现代工业的广告

现代广告工业

在化妆术之后在香水浇灌的笑容之后

请稍稍留意一下

文明花朵的叶子

那些女人的手——

伸出来！啊这是少女的手

没有痛苦的一片绿洲

那些缩回去的却在一秒钟的瞬间

把痛苦伸进了我们的心房

指尖流着血的（你说不是血是指甲油？）
粗大的关节（你说不是关节是戒指？）
痉挛着青筋（你说别看？）

让我们想到一只被缚的母鸡
两只战栗的爪子
此刻，地铁站的石柱旁
就有一只这样的手
捏着一支漂亮的眉笔
在脸上一笔一画地写：我真幸福
真的，请相信我……

（原载《诗歌月刊》2002 年第 7 期）

瓯江之夜

叶玉琳

这样轻柔的微风适合长裙
这样闪亮的流水适合浅唱
当我们走来
夜半的林荫大道辟出一块空地
替菖蒲说出两千年前的娉婷
替灵魂升起蓝色的羽毛

一只鸟睡了，又一只鸟睡了
那令人瞩目的巢穴就收做梦想
而我们只要一条青青枝丫，通往低处
低处是成群的鱼儿在卵石上倦伏
这前生的不归鸟，带血吐出一条
会唱歌的瓯江

是的，我们曾是那水中的面影
沉醉于波心无语的微茫

高高的堤岸上， 一列夜车疾驰而来
又一列夜车疾驰而去
我们还在漫无目的地逛着 找着
潺潺的流水上面
大排档是另一群快乐的鱼类
在闪烁的灯光中
支出一天最美妙的时光
啊，空阔的夜，空阔的杯子
多么适合年轻的一群
这一切，我们几乎要擦肩而过
像黑蝙蝠漏掉秘密的花香

（原载《诗选刊》2002 年第 2 期）

老虎，或曰凶猛的词语

亦 来

在笼中它悠闲地踱步，偶尔的一瞥
露出凶光，亮出它贵族的血统。
它的花纹醒目极了，像漫山遍野的
罌粟花。而它牙齿间的腐肉
则显然来自一只身世可怜的兔子。

我眼前的这只老虎，渐现苍老
在精神的禁锢中颐养天年。
它来自孟加拉，或者苏门答腊的
热带丛林，在那里它
追杀、噬咬，浴血奋战，
把它的赫赫战功写入西天的晚霞。

而现在围绕在它身边的，是钢铁
政变的士兵，借自法兰西十六世纪的
历史。但他帝王的威严依旧存在

你看，它惊飞了一个孩子手中的气球，
还威慑了一群蚂蚁的偷渡。

而我在寻找的，只是一个勉强过得去的
比喻，让老虎滑过来，像树叶溜冰
不是奔跑，在它童年记忆的草原。而这些
仅仅是为了避开尖锐的书写。
犹如一个出席会议的人，避开了
冗长的报告，在餐桌上现身
他鼓掌，正襟危坐，举起饕餮的叉子
觊觎着食物，觊觎着从另外的地方
露出马脚，深夜的老虎，在纸上
昼伏夜出的老虎，它隔着窗户
与我对视，随时企图跃入，在梦中
统治，月亮只是一盏软弱、虚掩的灯。

（原载《诗刊》2002年4月号下半月刊）

树的儿女

殷龙龙

BP 机买了多长时间
你是惟一呼我的人
你带着百年才有的风情
只在北京一闪
大风吹乱了头发
风啊，我在我的车上祈祷
你就是那个梦中人
三番五次地跨过是与非的山
我知道自己是什么
叫一叫我的名字
就激动
就要爬上最高的建筑物
成为纸屑，随风飘落
然而，我不敢虚荣
不敢贪婪
不敢把你抱上床

整个夜晚变得像第三个人
渐渐模糊，可虚可无
(有谁比一个人的自卑更啰嗦)
所以我送你走
抓来大风送你走
加油门送你走
一刀刀刹着送你走
用后背送你走
最后送你的，开始发绿
并越来越黑
像丑陋的香椿树
被束缚在破旧的小院
一肚子苦楚
却掏出沁香的芽，叩谢苍穹

(原载《诗刊》2002年9月号下半月刊)

危险的细节

于耀江

她正在擦玻璃 没有使用刷子
而是使用一条白色的毛巾
从楼层的高处挥动
就好像从天空摘下来的云朵
这种日常生活 如果
放在一楼 那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我也不会目光惊奇地停下来 看她
丰满的臀部 一会儿朝向窗外
一会儿朝向窗里 危险中移动的细节
除了可以产生进入绘画的美感
更让人担心的还是仰望中美感的距离
但她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也没有
我担心的感受 继续挥动白毛巾
像是招呼我们看不到的事物
比如细小的灰尘 比如被擦干净的一块
直接把它当成天空看也行

我的担心也越来越抽象 而不
具体 是仰望的高处和背景的原因
一个偶然的会产生心跳
几乎和边缘联系在了一起
这些都无法形成生活平静的概念
但她又多么生活化 白毛巾从
一块玻璃移动到另一块玻璃上
伸长的手臂一再连接紧密的呼吸
致使胸部起伏 产生戏剧般的变化
我的观察仅限于我站在那里
不动 不能走开 或几乎听到
两朵波浪打开喧哗的声音
直抵我的喉咙 始终有一种
被提上来的东西堵着 而我一个人
就代表我们 等待她把所有玻璃擦完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下半月刊)

接下来就是雨夜

于耀江

接下来就是雨夜 就是
大街两旁的树木站立黑暗中的感觉
所有的叶子都飞不起来
风雨间歇 仰望城市的脚手架
未来的高度被雷声提示
被一道闪电划破比例精确的图纸
有人从小区重新规划的路线出发
偷走下水道的盖子 留下
城市从来没有说出自己的深刻
一种难闻的气味弥散开来
像一个人可疑的身份 像一条腐烂的带鱼

距离猫弓身而来的脚步很近
再过一条大街 就是知识分子小楼
从失散的书页变成鸟的翅膀
到一个词语发霉的雨夜 他们

曾经的红颜知己在梦中翻过身去
就老成去年秋天的一棵白菜
拐过楼角 经过冬天考验的方砖裂痕
呈现在摆烟摊人的脸上 这样的人
在我抽烟的历史阶段上不断涌现
兜售假烟 心变得比这个雨夜还黑
无数次逃离打假斗争的凌厉攻势
活成现在这样 现在我又犯了烟瘾
但我不想在没有灰色收入的干瘪口袋里
掏出实实在在的人民币 上当
我所面对的这个人 一边吸烟和散步
再把燃烧连接起来 短暂的微弱
又能把雨夜思考出一个怎样的长度
下水道的盖子已经丢了 脚下
就是陷阱啊 就是猫等待那里的灵魂
向我投来暧昧的一笑

（原载《诗刊》2002年11月号下半月刊）

一块石头

张洪波

这是我从湖边拣来的一块石头
黑黑的就像这个夜晚
似乎它没有接受过大片的阳光
因此把它放在夜的深处更适合
可是我这样对待它并不公平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过大片的阳光
也许我们是一样的有点固执的小人物

它很可能有回到湖边去的想法
这应该得到理解
虽然它没有真实的表述
但我感觉到了它的念头
把它带回来是我前几天犯下的一个错误
我得向它赔礼道歉

我得想办法把它送回湖边去

之后，我又该去哪里呢？

这是飘泊的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原载《兰州文苑》2002 年第 5 期）

越南的田鼠

张洪波

越南的田鼠和全世界的田鼠一样
它们要吃大量的稻谷 是农民的大敌
因为吃稻谷 它们把自己养得绅士一般
它们大腹便便 毛色耀眼
它们四处奔窜 肆无忌惮
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
这样的田鼠和贪官污吏没有什么区别
可怕的是它们繁殖力极强
(大凡干鼠类勾当的繁殖力都不会太差)

面对这样一伙坏蛋
越南人不能不行动起来
不能不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于是 越南人开始通缉田鼠
越南人放出狗和猫捕捉田鼠

越南人制作夹子开挖陷阱
甚至在稻田里布置电网
中计的田鼠将成为越南人餐桌上的美味
田鼠吃越南人的稻谷
越南人吃田鼠的肉
这样就扯平了

洪水在湄公河三角洲暴发
大多数田鼠被冲走了
越南人很苦恼
这个时期很难吃到鼠肉了

而我却很担心
那些很坏很坏的田鼠可别窜到别的国家去
有的国家田鼠已经够多的了
特别是在那些不会吃田鼠的国家
那里的田鼠十分嚣张
它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一般化的民间偷窃
它们正在公开掠夺
然后 大摇大摆地走进人间
并像述职一样
讲述自己的今天和过去

越南人吃田鼠吃得挺有道理
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向越南人民学习

（原载《诗刊》2002年5月号上半月刊）

我看见一位蓄发的艺术家

张 杰

早市上，我看见一位蓄发的艺术家
他骑着一辆烂单车
他在一个辣椒摊前停下
挑选他青辣的所爱
他装了一大塑料袋
然后，艺术地掏钱、付账
(他没有和菜贩讨价还价)
长镜头到这里，一切似乎
都平淡无奇
但我突然注意到
他把他掉地的一角钱
(那角币上已沾满了污泥)
深深弯腰，沧桑捡起
同时，他的头发在倾诉一种
荒凉
最后，他跨上单车，摇摇晃晃

(那一刻他极真实……)

他直骑进 2000 年 7 月 31 日清晨的历史

又像一匹狼，继续执著着

扑向现实生活中某一只艺术的羊

(原载《诗刊》2002 年 5 月号下半月刊)

春天的巢穴

张曙光

告诉我，在哪里能买到廉价的商品
诸如，一双高统丝袜，真丝领带，或者爱情
股票的行情每天都在上涨，还要江水
而爱情不是，它被搁置在货架上
落满灰尘。也行，对于我们的生活
它是不可挽回的奢侈品
对成年人来说是孩子般不合时宜的游戏
或是誓言的坟场，你说出它们
只是为了领略这里荒凉凄寂的风景？
但它们是否坚固，像广告商所承诺的那样？
高楼生长着，像智齿。在这座城市
清洁的口腔里，春天寻找着它的巢穴
一个女孩对着一枝花儿祈祷，它被插在
花瓶清澈的水中。哦，我说，我再一次说
你可以制造点什么，比如说，泥泞，泪水
一次欢乐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或写一封

简短的信：亲爱的，我将不再给你写信
虽然我仍然爱着你——仍然，就是这个词
这结局令人伤感而愉快

（原载《先行者》2002 年总第 1 期）

插图

张曙光

通向你的道路崎岖而伤感
月亮，风，巨人的城堡
当你说出它们，意味着嘲弄，或一种
对于现实的背叛。而词语自身
也是一种风景，不为我们熟知
它只默默上演，像卡通片中的黑衣骑士
向着一个中心疾驰——但这仅仅是
对不可能存在的一个幸福的预期
现在它们来了，在六月的黄昏
把一个个朦胧留给记忆的沙滩
或许是徒劳，但却是唯一的途径
但哪里是中心？它能在哪一个图册上被标出
里面有一幅静物，或是
一团模糊的白光？
而你是谁？我熟悉的陌生人
你是一个受困于毒龙的金发公主吗？

一个可爱的赤脚的牧鹅女？
或被仙女施了魔法的女孩
在午夜匆匆向家中赶去，一只鞋
丢失，被紧紧攥在命运手中？

（原载《先行者》2002 年总第 1 期）

祭

——为诗人、《星星》诗刊原编审王志杰逝世一周年作

张新泉

1

事情一多起来
就秋天了

谷子熟了，果子熟了，人也熟了
熟透了的你
终于痉挛着
倒了下來

你在床上挣扎的样子
多么像那株《深秋的石榴树》
心绞痛反复袭击你时
是胸中的石榴在爆裂吗

秋天啊秋天
一整个季节的色彩
都浓缩进你那张
黑色讣告中了

杀人的秋天呀

2

为什么你的夜没完没了
大家的天都亮了
大家的窗帘都换了新的
为什么你还在夜里

在夜里以笔为烛
在夜里掺水熬粥
在夜里为妻儿分发药剂

那辆运载双胞胎孙女的摩托
是幸福还是苦难的坐骑
枯坐暗淡的台灯之下
你顶礼膜拜过的诗神
为什么不给你一缕
哪怕是淡淡的晨曦

你自喻为长夜里
食土的蚯蚓
但是诗人啊
蚯蚓也有出来
晒太阳的时候
你的日出呢，你的春花秋月呢
你倾斜的天宇，可曾有过
风和日丽……

夜深深啊，深到承受不住时
你只好拒绝了呼吸

3

几十年，就这么冷到结束

冷到临走之时
才想吃几个苹果
(你太穷，只能买小的)
冷到那把送行的火
来暖你，来烤你
冷到精神病院里的妻儿
漂流外省的孙女，从此
空宅般阒寂……

4

你在那边还好么

还瘦得又苦难又挺拔么

还忘情地唱那一辆

风雪中的三套车么

那边有苹果园么

园中有采果的女子么

那边如果有摩托

不妨选个晴天

回来看看

这边又秋天了

和你走的那一年

没什么区别

(原载《星星》2002年第10期)

空 镜 子

赵昌平

天空盛开桃花的面容
在深蓝色的背景下
一道云的阴影
留下被爱情手指划伤的血痕

一只空了多年的杯子
幻想的光环跳动着内心的欲望
等待你将清纯注入
无论糖和苦涩的咖啡
都是生活的味道

我对家的理解
是从心里摸出月亮
空气弥漫桂花的香气
那对樟木箱子
把我们一生的财富和体味留给子孙

而现实的空镜子
只留下白狐闪电的身影
爱情被贴上商标
青春被一支画眉笔修改
时间的灰烬不能复燃

十二根银针扎进我的腰肋
在不能支撑自身的椅子上
我再次看见了那条被爱的手指划伤的血痕

（原载《诗刊》2002年10月号下半月刊）

标 点 符 号

赵丽华

一生只能有一个终点。这个句号可以是有毛刺的绳圈、未散尽硝烟的枪管，或周边长满青草的

陷阱……延缓这里的致命
那没有说出的部分，请用省略号

而生活中最常用的是问号。好比钥匙，为求知者打开未来。又好比起重车上的吊钩，挣脱地心力

向空中走去，如果看到触目惊心的东西
要用感叹号，尖叫，惊讶，感慨，具有煽动性

更多的时候你需要逗号和顿号与人交流
这不紧不慢、不徐不缓的日常中的一切，
这永远在路上

的姿态。前边是岔路口，需要你选择的时候
这样或那样，需要分号。而在生活中
多是被动的人生，你只有在冒号的后边运用引号
说：“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有的时候我要捏紧拳头

替你高喊出：“不——”这个破折号使一向忍让和
柔顺的你血流加快，
陡然间变得刚直和强硬……

（选自《兰州文苑》2002年第1期）

仅仅过了十年，一切便物是人非

赵素波

仅仅过了十年，一切便物是人非。
多少果实白白熟落，无人捡拾与品尝；
多少悲欢隐疾般淤积在心里；
多少次，我步出到旷野之上，
渴望与万籁同寂。

我可曾是西河乡下那个清秀的少年？
在丰饶的谷地里，被温柔的暮色缓缓抱紧？
我可曾是他？哼着歌，
惊奇于人间繁复的盛景？
在石门城里我一次次旧地重游。

一为寻我的青春，它淹没在
一个女人虚幻的形象里。
如同一棵孤独的柿子树，
多少果实白白熟落，无人捡拾与品尝

——我何曾爱过？何曾得到过爱？

姊妹们，我想回返乡下，
那里户口簿上还有我的名字。
世事纷扰，我已倦于漂游。
在平棘路口挥舞起红手绢吧，我有些恍惚，
太多的悲欢隐疾般淤积在心里。

所有离我而去者，亲友或者情人，
愿你们在世上的幸福，在地下的安息。
我曾经那么坚定地生活，像个圣徒，
如今多少次，我步出到旷野之上 只渴望
与万籁同寂。

（原载《诗选刊》2002 年第 7 期）

西河村一名丧父的少年

赵素波

黝黑的脸膛和脖子，羞怯木讷
手捧西红柿，在毒辣辣的太阳下一阵
疾跑，像只小兽
在越过低矮的田垄时他绊倒了
绊倒在母亲脚下

麦茬把胸脯刺出了血——他站起来
手背抹着汗珠，不自在，像做错了事
在弯腰捡拾时他麻利地推拨着玉米苗儿
数着数儿，像是在掩饰

这孩子，当他捧递起那些
沾了土的浆果，悚然觉得母亲身后的
田野那么不同寻常，孤寂又辽阔

可怜的母子俩，同时想起一个人，哑然

对视着，被他模糊的形象揪住了心
都不愿提起，眼泪流下来，谁也忍不住

（原载《诗选刊》2002 年第 7 期）

如果.....

周 鸣

如果数百年后
有人在黑夜里
看见一束狼眼似的鬼火
在旷野窸窣窸窣地移动
世界啊
请不要因此而惊慌

那是我复活的灵魂
在思念中着火
被风吹成一盏盏灯笼
在我曾经爱过的地方
寻找另一具相知的白骨

（原载《九龙》2002年春夏卷）

边 城

朱增泉

克兰河夹带着阿尔泰山山颠的冰雪
沿途的畜粪、草屑
被淘金者搅浑的泥沙
浑白的河水在倾斜的河道里向下奔泻
一些石块卧在急流里不动
阿勒泰，小小山城有了一片水的喧响

街道边的布篷下
各种吃食摊位冒着热气
广场上立着一匹枣红马雕塑
一阵冷雨，一抹斜阳
吹过一阵不易察觉的小风
最先感觉到寒冷的竟是骨头

山城背后是终年积雪的山峰
山里盛产黄金和钻石

街市上弥散着马的汗味和羊的腥膻
包头巾的哈萨克妇女挪动着胖身子走路
戴毡帽的哈萨克老头眯起眼睛看人
广告牌上的外地女郎不怕寒冷
穿夹克的本地年轻人也知道港台歌星

(原载《人民文学》2002年第4期)

时光流转

子 川

春汛已很遥远
夏季风渐成强弩之末
有一些细细长长的雨
悠然步入梦中
早晨醒来，你会发现心境
跟周围的树木一样落寞
黄叶一片又一片
茫然斜坠
在夜雨打湿的泥土上
秋就嵌在那儿
且日渐羸瘦
在这种时候你最好不要说话
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守在窗后
用玻璃隔断秋风的萧条
旁观一幕无声影片

日照徐徐攀上来
再徐徐滑下去
李白的月光又铺到你的床前
你不怀疑那是一层浓霜

（原载《诗刊》2002年8月号上半月刊）

夏日里，穿过一片树林

子 川

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起点。
许多珍贵的东西已永远流逝。
起点处的小木牌，
被油漆一新。

那片斑驳的感觉依然存在。
像你臂上结了痂的伤口，
揭示着流过血的经历。

一些不是滋味的滋味，
争先恐后地过来：
像围观倒毙街头的乞丐，
像一锹锹掩埋的泥土。

又是一座坟筑在你身后。
我在坟与坟之间行走，

像夏日里穿过一片树林。

（原载《诗刊》2002年8月号上半月刊）